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考述

盧雪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多套以明代山西鎮防區為主體的邊防圖冊，紗本，冊葉，每葉大約縱45公分，橫73公分，設色彩繪，濃筆重彩，名《山西邊垣圖》、《山西三關邊垣圖》，總二十二冊。因戰亂播遷及年代久遠等歷史因素，二十二冊之中間有胡亂拼湊及著錄錯誤現象，經比對題簽及各圖內容，推測此系列圖繪可分成兩大類，其中一類年代較早，約明崇禎十年（1637）以後到清順治四年（1647）；而另一類則年代較晚，但亦不晚於順治十六年（1659），內容大致承襲明末山西鎮圖。由於尚未有可靠史料可資，故在研究其繪製背景的同時，以圖中所揭示的內容為出發點，從邊牆、堡寨、繪圖風格著手，從而探究明代以來，邊防地圖的演進，山西「內邊」邊地軍事聚落的空間分布與變遷等，應是今後可優先進行的諸多課題之一。

關鍵詞：山西鎮、古地圖、邊防圖

前 言

2010年3月,《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49號——〈關於《山西鎮邊垣佈陣圖》(暫稱)地理學·文獻學·繪畫論的調查——考察的預先準備〉(『山西鎮邊垣佈陣圖』(仮称)に關する地理学、文献学、絵画論の調査——予備の考察)一文首度披露了該校綜合博物館收藏,但卻從未整理及記錄的彩繪漢文註記《山西鎮邊垣佈陣圖》(以下簡稱佈陣圖),據文內所述,佈陣圖採冊頁裝,絹本,一頁一圖,每圖縱44.5公分,橫70.8公分,總十三圖,設色金字,邊框以深藍色絹布裝裱,內容詳述明代山西鎮的墩臺、樓臺、長城、山群河流等,按內容、繪製方式,以及描繪地域判斷,繪圖時間大約在明崇禎十年(1627)到清室確立統治中國之前。¹

山西鎮,又名偏關鎮、三關鎮(三關指的是偏頭關、寧武關、雁門關),明代九邊重鎮之一,防守長城範圍西起山西保德的黃河岸,經偏關、寧武、雁門關、平刑關後,南折經龍泉關、固關達黃榆關(山西和順東),長約八百餘公里。《山西鎮邊垣佈陣圖》便是以山西鎮防禦體系為主體,所繪製的各式邊防圖種之一。

關於山西鎮邊防圖,記錄萬曆三十三年(1605)明宮藏書的《內閣藏書目錄》卷四〈圖經部〉便記載:「《宣大山西修邊圖一冊》,嘉靖間宣大總督翁萬達進。」²可見早在嘉靖年間,內廷便藏有邊臣繪進的山西鎮地圖,再加上明代「凡天下地理,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³因此應該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除翁氏進呈的「修邊圖」之外,內廷應不只藏有一種山西鎮圖。

然而或許因為戰亂,又或者因為年代久遠,明代彩繪本山西鎮圖至今已經相當

1 參見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合撰,〈「山西鎮邊垣佈陣圖」(仮称)に關する地理学、文献学、絵画論の調査——予備の考察〉,《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49號(2010年3月),頁1-53。

2 (明)張萱,《內閣藏書目錄》((清)虞山錢遵王述古堂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四,〈圖經部〉,頁123。翁萬達(1498-1552),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宣大。此圖王庸,〈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頁38亦提及,原文如下:「翁萬達宣大山西諸邊圖一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亦見內閣藏書目。稱『宣大山西修邊圖』。翁萬達于明史有傳。曾巡撫廣西,又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在宣大山西修築邊牆墩堡甚多。欲考翁氏修築邊城史跡;如得此圖,當最可貴矣。」

3 《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一·兵部〉:「凡天下地理,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

罕見，⁴ 據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山西鎮總圖》一幅、⁵ 北京圖書館藏明末木刻印本著色《山西鎮總圖》一幅、以及彩繪本《三關圖說》殘本二十六幅，⁶ 京都大學博物館收藏的《佈陣圖》，雖然繪製年代稍晚，但它的畫風、用色、形制，與筆者曾見過的明彩繪甘肅、陝西、榆林、寧夏鎮戰守圖略等相近，雖說不是明代繪本，但內容、畫風顯然承襲明代邊防圖，更重要的是，它的繪製年份、形制、性質、畫風又與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山西邊垣圖》、《山西三關邊垣圖》（總二十二冊），以及第一歷史檔案館典藏的山西監察御史劉嗣美（生卒年不詳，順治八年任山西監察御史）《山西東中西三路邊垣圖》三冊⁷ 極其相近，幾乎同屬一個時期，換言之，應該都是清初沿襲明繪邊防圖的一系列作品，相常珍貴。

由於故宮典藏的《山西邊垣圖》等與京都大學博物館的《山西鎮邊垣佈陣圖》同質性極高，因此，田中和子、木津祐子以及宇佐美文理教授曾於 2010 年 6 月、10 月及 11 月三度赴故宮申請借閱重製影像及微片，其後（2011 年 3 月）發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山西邊垣圖》及《山西三關邊垣圖》和京都大學藏《山西邊垣佈陣圖》的比較研究〉（国立故宮博物院蔵『山西辺垣図』および『山西三関辺垣図』と京都大学蔵『山西辺垣布陣図』との比較）、⁸ 〈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京都大學所

4 不包含《九邊圖》系列內之「山西鎮」部份。

5 袁長江，〈山西古輿圖敘錄〉一文提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山西鎮圖》一幅，北京圖書館亦藏有《山西鎮總圖》，前者不確定清繪或明繪，後者則註：「明末期繪製，木刻著色，山西北部各城堡及駐紮官制情形。」，《晉圖學刊》，2002 年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74-78。

6 彩繪本《三關圖說》，折頁式圖冊，存 26 幅，皆為偏頭關所轄（即西路），樺林堡、老營堡、柏楊嶺堡、水泉營堡、樓子營堡、河曲營堡等，圖幅縱 32.5 公分，橫 52 公分，韓家坪堡、馬站堡、永興堡、新城、賈家堡、八柳樹堡、寺塢堡、茸珠山堡、黃龍池堡、滑石澗堡、崞嵐州、五寨堡、三岔堡、嵐縣、興縣、河會堡、唐家會堡、河曲縣、保德州十九圖幅縱 32.5 公分，橫 26 公分。以上參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之圖版說明 81-84，頁 6。

7 筆者雖未親見，但按清宮與圖房系統下的幾個藏圖目錄記載：1.《天下輿圖總摺》：「康熙肆拾捌年拾壹月初肆日本房傳旨交來 山西大同鎮圖參張、山西東西中路邊牆圖參張」（此目係清康熙年間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的藏圖目錄，是為清宮最早的輿圖目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劉若芳女士提供抄件。）2.《蘿圖薈萃》：「山西邊垣圖三冊」（此目係清乾隆二十六年敕編，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圖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3.《國朝宮史續編》卷 99：「直隸陝甘山西邊垣圖一幅。紙本縱五尺九寸橫一丈六尺三寸五分」、「山西西路邊垣圖一冊。絹本縱一尺四寸三分橫二尺二寸三分凡八葉 山西中路邊垣圖一冊。絹本縱一尺四寸橫二尺二寸凡六葉 山西東路邊垣圖一冊。絹本縱一尺三寸七分橫二尺二寸一分凡六葉」。（此目係清嘉慶間編寫，收錄內務府造辦處與圖房目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4.《造辦處與圖房圖目》：「山西邊垣圖三冊」（此目係民國二十五年故宮文獻館編）5.《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輿圖目錄》：「山西東中西三路邊垣圖（原名山西邊垣圖）三冊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劉嗣美進明崇禎年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此目係六十年代一檔館之藏圖目錄，汪前進先生提供抄件。）推知，此圖形式按說同故宮藏《山西邊垣圖》、《山西三關邊垣圖》，以及京大藏《佈陣圖》。

8 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国立故宮博物院蔵『山西辺垣図』および『山西三関辺垣図』と京都大学蔵『山西辺垣布陣図』との比較〉，《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0 號（2011 年 3 月），頁 1-29。

藏「山西邊垣圖群」在描繪模式上的比較與分類〉(国立故宮博物院ならびに京都大学所蔵の「山西辺垣図群」の描画パターンの比較と分類, 2012年3月)⁹ 兩文, 前文對故宮藏圖來源做了簡要的說明, 亦列表比對〈国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以及《故宮善本舊籍資料庫》記述的異同, 而在比較京都大學藏本與故宮館藏的內容及繪製手法之後, 得出結論有三: 1. 故宮藏與京大所藏內容極為相近。2. 有關兩圖記述的空間範圍、內部構成極其類似。3. 三組圖皆以白色表示石造城廓, 藍色表示磚包, 黃色表示土包。

至於後文, 則針對繪圖的模式, 從東路圖各圖組中的五臺縣(東路圖)配置, 及其與五臺山的相對位置, 以及西路圖各圖組中馬站堡與永興堡的配置, 再加上岢嵐州與嵐縣的相對位置, 綜合分析出含京都大學藏殘本在內的十圖組, 可區分成 A、B 兩大類型, 按原始之字號, 會 B261、262、263、288 號, 以及京大藏本共五圖組皆屬於 A 型, 其餘原始字號會 B267、268、269、270、271 五圖組屬於 B 型。¹⁰ A 型的特點是東路圖中的五臺縣繪於「茹越·廣武」圖中(即東 4), 西路圖中的馬站堡(城)、永興堡繪於「老營」圖(即西 1)中, 西路「岢嵐」圖幅(即西 8)中的岢嵐州和嵐縣的相對位置是, 嵐縣在圖幅的左下方。¹¹ 至於屬於 B 類型圖的特點是, 五臺縣繪在「鴈門」圖(即東 5)中, 馬站堡(城)和永興堡繪在「偏關」圖中(即西 4), 而嵐縣則位在岢嵐州的右下方。

或許實在年代久遠, 又或許原圖殘損, 故宮典藏《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自入藏北平圖書館以來, 除當時的輿圖部主任王庸略有整理, 以及 2005 年, 地圖學者李孝聰教授造訪故宮期間, 針對該圖錯置情況稍作說明之外,¹² 幾乎看不到其他論述(簡目除外), 木津教授等的研究自有其價值, 但微片影像及複製

9 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国立故宮博物院ならびに京都大学所蔵の「山西辺垣図群」の描画パターンの比較と分類〉,《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 51 號(2012年3月), 頁 1-32。

10 〈国立故宮博物院ならびに京都大学所蔵の「山西辺垣図群」の描画パターンの比較と分類〉一文之於故宮藏圖名稱敘述, 以《故宮善本古籍資料庫》為依據, 即《山西三關邊垣圖》(會 B288)、《山西邊垣圖》第四冊~第六冊(會 B263)、《山西邊垣圖》第一冊(會 B261)、《山西邊垣圖》第二冊~第三冊(會 B262)、《山西邊垣圖》第七冊~第九冊(會 B267)、《山西邊垣圖》第十冊~第十二冊(會 B269)、《山西邊垣圖》第十三冊~第十五冊(會 B268)、《山西邊垣圖》第十七冊(會 B271)、《山西邊垣圖》第十六冊(會 B270)。

11 依五臺山位置的不同, A 類型圖可再區分成: 位於北樓城左下的 A-1 型(會 B288, 京大藏圖亦屬此型), 位於北樓城右下的 A-2 型(會 B262、263), 以及不與「北樓城」同一葉, 而是直接繪在「茹越磚堡」之下的 A-3 型(會 B261)。

12 李孝聰,〈国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故宮學術季刊》, 25 卷 1 期(2007年秋季), 頁 151-178。

印刷圖終究無法呈現原貌，因此木津教授等所撰兩文仍存在修正及補充的空間，筆者近年從事故宮「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對故宮收藏地圖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故就所知撰成本文，旨在補充前人所編目錄的不足，並反映圖組的實際情況。文章首先敘述《山西邊垣圖》的傳藏，接著就各圖組（冊）外觀、簽題予以討論，並依此修訂前人為配置成套（即東、中、西路）所出現的胡亂編湊情形，從而比對出各圖之間堡、城、墩臺等文字註記及圖說的異同，藉此釐清各圖組間的關係，並考出二十二圖冊的繪製年代。

一、《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的傳藏

故宮藏《山西邊垣圖》與《山西三關邊垣圖》原為北平圖書館（原京師圖書館）舊藏，而北平圖書館舊藏除購藏外，絕大多數襲自清內閣大庫，因此在討論《山西邊垣圖》的同時，必須先瞭解北平圖書館及清宮的整理情況。

根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¹³ 有關《山西邊垣圖》的記錄如下：

- (二七) 山西邊垣圖（西路）一冊彩繪、紗本、紅綾邊，黑字。
- (二八) 又 一冊彩繪、紗本、黃綾邊，黑字。
- (二九)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三冊彩繪、紗本、紅綾皮、金字、兼注滿文，順治二年進。
- (三〇) 又 三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字、兼注滿文，順治二年進。
- (三一) 呂維樞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三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字，順治四年進。
- (三二) 劉漪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三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字，順治五年進。
- (三三) 蔡應桂山西邊垣圖（東中二路）二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字，順治六年進。
- (三四) 白尚登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三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

13 本目係前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部主任王庸撰，刊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4號（1932年），頁45-67。收入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冊3，頁1013-1035。

字（西路無綾皮疑配合），順治十五年進。

（三五）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雜配）三冊彩繪、紗本、黃綾皮、金字，破損配合。

右山西邊垣圖九種，二十二冊，皆山西監察御史所進呈。東路及中路每冊六頁，西路每冊八頁。進呈御史姓名均見各圖綾皮面上。其綾面已失者，姓名遂亦無考。舊目多註明進呈年份，不知其何所依據。今據雍正山西通志職官志中清代之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黃徽印（當即圖上之黃徽胤）於順治二年任，呂維禔於順治四年，劉漪於順治五年，蔡應桂亦於順治五年，白尚登於順治十五年任，大抵與舊目所記相合。惟蔡應桂在順治五年任御史，而舊目所記為六年；殆因蔡氏上任雖在五年，而其進呈此圖之時或在六年也。惟末一種封套雖記劉漪所進，而內中三冊之封面均已失去，中路一冊尤破爛不堪；且按其圖畫中所記堡墩名數，與第六種劉漪所進圖有不同處，與其他各圖亦多差異；疑此為順治七年至十四年間之某一年某御史所進呈；或此三路三冊，本非一部，係錯亂配合，而將劉漪所呈之圖之封套，亦誤合一處耳。究竟如何，尚待校勘。又按白尚登所進圖，其西路綾封面已失，且東中二路每頁右上角所記墩臺總數，均作一二三等繁筆字，而西路則作普通簡筆字；故西路一冊，疑非白尚登原圖，或雖係白氏之圖而另為一部；後人因其散失不全，強為配合耳。第一二兩種，內容圖式，大小體裁大致與其他諸圖相似，惟封面已失，不知為何人進呈，而所記各城堡墩臺名稱，皆係黑字，與以下順治間圖本之全用金字者不同。疑此明代御史所進呈，以下諸圖，殆皆由此因襲。至於第二種黃綾邊者，舊京師圖書館原配入順治六年蔡應桂圖中，茲因其與第一種假定明末時之圖本相同，特為提出，故蔡應桂圖仍缺西路一冊。¹⁴

以上敘述透露出五個重點：

- （一）總九種，二十二冊。
- （二）最末一套總封套雖記為劉漪進呈，但可能是錯亂雜配而來，疑為順治七年至十四年間之某一年某御史所進呈。
- （三）白尚登進呈之圖西路疑非白尚登原圖。
- （四）第一、二種西路圖紅紙黑字，與其餘金字不同，疑明代御史進呈。

14 同上註，頁 1018-1019。

(五) 第二種京師圖書館舊目配入蔡應桂圖中，但因字體有異，故重新析出。

另，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目錄課鈔錄之《清內閣舊藏書目》第三冊「數」字一《碑圖總目》下之「輿圖類」¹⁵ 關於山西邊垣圖則有如下記載：

山西邊垣圖	巡按劉漪進	三冊
又	巡按呂維樗進	三冊
又	殘本	一包
清字山西邊垣圖	巡按黃徽允進	三冊
又	同上	三冊
雁門關邊垣圖	巡按白尚登進	一冊
甯武關邊垣圖	同上	一冊 ¹⁶

按上記載，如王庸所說的錯亂配置情況，應發生在民國七年以後，之前僅劉漪、呂維樗（按：應即呂維樗）各進呈之完整一套，以及黃徽允（按：應即黃徽胤）進呈之清、漢字合璧圖二套，其餘尚有白尚登之東、中二路各一冊，其餘皆稱殘本一包。

再往前追溯，編於同治、光緒年間的《內閣大庫檔冊》之「御字庫」的「露字櫃」有以下記錄：¹⁷

- 山西邊關圖一冊
- 山西甯武關邊垣圖一捆
- 雁門關邊垣圖一冊

而輾轉鈔錄自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且源於乾隆十年（1745）前後之《書

15 關於此鈔本，卷前有京師圖書館館員記錄，如下：「清內閣書即明代文淵閣藏書，楊士奇等所編置也。閣中大庫有內閣典籍掌管，清初曹貞吉為典籍時，宋槧已散失殆盡，曹氏檢閱宋本，見歐陽公居士集八部，無一完者，嗣後典籍一官多以滿員充之，更不珍惜，甚至失火幾付一炬，今館中所藏內閣之書均前清季本，由學部發來，除殘缺外，有水濕者，有熏焦者，有微爛者，大約失火時之受損耳，至清內閣書目館中人均未嘗見也。茲由趙次原先生由部中攜來，悉照原訂六冊計分四種（庫存書目參冊）（庫存殘書目壹冊）（殘複書目壹冊）（碑圖總目壹冊）繕錄一遍，度藏書庫，雖與館中所藏，間有不同，存此一編，尚得略見秘閣藏書之名，亦考古（比）□所不廢也。」此書目收入《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冊7。

16 北京圖書館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冊7，頁831-832。甯武關之「甯」字係據原目所列，應是沿襲舊目為避道光皇帝「旻寧」之名諱所致。以下「寧」或「甯」字，均依原「目」或原圖「簽條」書寫錄入，故全文未能統一。

17 〈內閣大庫檔冊一卷舊鈔本〉收入羅振玉，《玉簡齋叢書（續）》，再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十九），頁7703。方甦謂乃書籍表章庫的儲存目錄，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提到文獻館發現有同樣的，判斷應是同、光之物。

籍簿冊》有如下記載：¹⁸

- 寧武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東路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三關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破爛邊垣圖五【冊】頁 存中間櫃內
 不全邊垣圖一冊 存當中櫃內
 【東】中路邊垣圖一冊 存當中櫃內
 西路邊垣圖一冊
 山西鎮戰守圖略一冊
 寧武城圖一張
 西路邊垣圖一冊
 中路邊垣圖一冊
 雁門關邊垣圖一冊
 三關邊垣圖一冊
 邊垣圖一冊 存中櫃

同樣也是乾隆十年（1745）左右之「清查內閣大庫目錄」（收入《內閣書檔舊目》目十，或稱「清查東大庫目錄」）載：¹⁹

- 西路邊垣圖一套
 □□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路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關邊垣圖一冊 存中間櫃內
 □□邊垣圖五頁 存中間櫃內
 □□□□圖一冊 存當中櫃內
 □□□邊垣圖一冊 存當中櫃內
 □□邊垣圖一冊
 山西鎮戰守圖略一冊

18 此目首尾殘缺，不知其名，《書籍簿冊》應為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編日時所擬，內容與《書檔舊目十》相同，時間也是乾隆十年，收入《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之補目二。續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冊7，頁385-526，有關《山西邊垣圖》見頁428、445、446、451、453。

19 此目（目十）收入方蕤輯，《內閣大庫書檔舊目》，頁281-326。有關《山西邊垣圖》見頁288、291、308、309、314、315。

寧武城圖一張
西路邊垣圖一冊
中路邊垣圖一冊
雁門關邊垣圖一冊
三關邊垣圖一冊
□垣圖一冊

編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以前之《大庫書檔》殘本（收入《內閣大庫書檔舊目之目十二》）數位號一圖畫類記錄如下：²⁰

山西鎮三關邊垣圖一冊
山西邊關圖一張
雁門關邊垣圖一冊
山西邊垣圖說一張
五眼井防守圖一冊
三關邊垣圖一冊
寧武關邊垣圖一張
山西圖一冊
山西鎮圖一副
西路邊垣圖一張

嘉慶間十一年（1806）清查東大庫所編製目錄：《內閣舊檔書目目十六》載：²¹

山西邊垣圖說一張
三關邊垣圖一冊

綜合上述包括民初及清宮留存的幾種內閣大庫藏圖（書）目錄，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 （一）故宮藏《山西邊垣圖》等早在乾隆十年以前就收藏在內閣大庫，收藏位置大致是在東大庫。
- （二）除王庸目較符合故宮收藏現況外，其餘各目皆不完整，推估或因年代久遠，未能詳細整理。

20 此目（目十二）收入方懋輯，《內閣大庫書檔舊目》，頁348-359。目十二僅為大庫書檔之一本而已，應為乾隆季年之物，有關《山西邊垣圖》見頁355、356。

21 此目（目十六）收入方懋輯，《內閣大庫書檔舊目》，頁374-377。有關《山西邊垣圖》見頁374。

(三) 京師圖書館接收此圖後，間有胡亂配置現象，王庸曾重整，但仍存在疑問。

(四) 無任一目錄完整呈現故宮現藏之二十二冊。

1935年，北平圖書館特藏古地圖遷存南京後，又移遷了兩次，最後存放點是雞鳴寺中央研究院，日軍戰敗後歸還「佔領區」文物，此時由教育部組織了「南京區清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分「清」、「點」、「文」、「物」、「委」、「員」、「會」七組，進行清點接收，²² 故宮收藏的絕大多數平圖字頭統一編號古地圖，皆貼有「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 B 字第〇〇〇號」貼簽，推測正是此時所加上的，而《山西邊垣圖》等，則編成會 B「261」、「262」、「263」、「267」、「268」、「269」、「270」、「271」、「288」等九號，恰符合王庸目錄所載，顯見在南京暫存時仍維持舊樣，並未重新整編，而當國共內戰爆發，包括《山西邊垣圖》在內的北平圖書館藏古地圖被委予杭立武（1904-1991）先生，分裝成十八箱，隨故宮及中央博物院文物輾轉來臺。此時，「山西鎮」相關圖種，極可能因為裝箱運送之故，重新整編成《山西邊垣圖》十八冊，以及《山西三關邊垣圖》二十冊（筆者按：有誤），分置於第一箱及第四箱之中，往後如《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以下簡稱《存箱目錄》），以及後來正式入藏故宮後編撰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等相關目錄皆以此為準。

實際上，《存箱目錄》一方面過簡，另一方面也不盡然符合實況，王庸目雖較詳，但仍存在配置雜亂情況，幾種清宮目錄之脫漏、圖名互異情況甚多，為反映實況，筆者以親見為憑，就實際圖組結構，整理說明於下一單元。

二、《山西邊垣圖》及《山西三關邊垣圖》的圖組結構

《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存箱目錄》載：²³ 圖一箱「…山西邊垣圖十八冊 清初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蔡應桂等進呈絹本彩繪 五七×八五公分 北平 內有一函僅剩空函，大部份殘破不堪」、圖四箱「…山西三關邊垣圖二十冊 清初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劉濟進呈絹本彩繪 四六×七三.五公分 北

22 關於故宮藏平圖字頭統編號與圖的傳藏經過，參見陳宗仁，〈1665年臺灣圖與「內閣大庫與圖」的形成與流傳〉（「海洋、空間意識與文化交會——第二屆與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2012年11月27-29日），頁23-26。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17期（2007年9月），頁109-124。

23 此目錄前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前中央博物院代管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後所編，1985年故宮接管後便以此目為基礎目錄，建置院藏藏圖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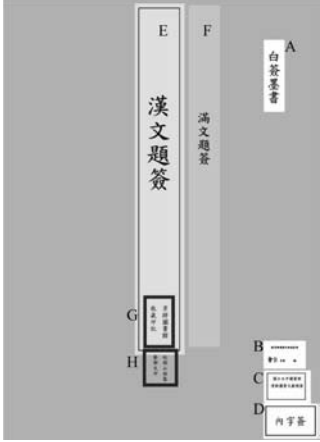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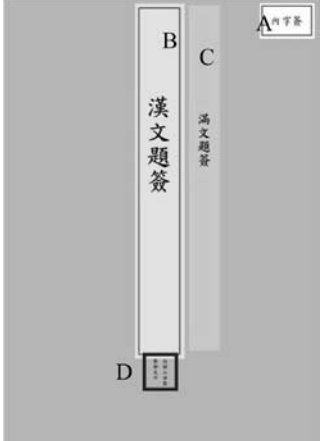
平 內有十冊殘破不堪」按上，相較於王庸目，不但品名較簡，冊數亦有所不同，據筆者實際檢視，初步以為圖四箱的《山西三關邊垣圖》，其實指的是東路六葉（一冊）；中路六葉（一冊），西路八葉（一冊），總三冊二十葉，而非存箱目錄所記的二十冊。²⁴ 而圖一箱的《山西邊垣圖》十八冊，基本上囊括王庸目所列的其餘八圖組，但也不是十八冊，而是十九冊，其中一空函，或因整理裝箱之故，誤將其內頁裝入蔡應桂進呈中路圖函套之中，經核對重整，已尋到相對應的一冊，故實為十九冊，合計總二十二冊，恰如王庸目所敘。

《山西邊垣圖》等從清宮內閣大庫，移藏京師圖書館，繼而蛻變為北平圖書館，最終因戰亂播遷來臺，入藏故宮，在此之前，已進行數次清點、整併、編目，從而在圖本上留下各種印記、貼簽，就筆者所見，印記包括「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朱印及「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朱印兩種。至於貼簽，則有「題名」簽（漢文或滿文）、「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簽、「內字型大小」簽、「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簽，²⁵ 以及各式因整理時所留下的大小不一的墨書白簽等；而小部份圖背、圖本甚至留下當年圖書館員因整理留下墨書（或鉛筆）註記（圖1），真實而明白地呈現當年的整理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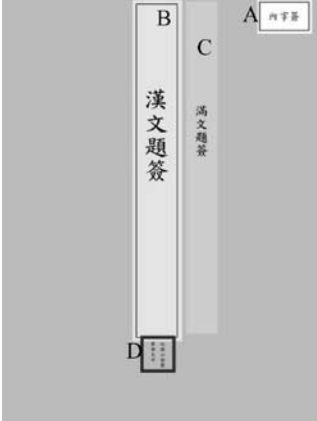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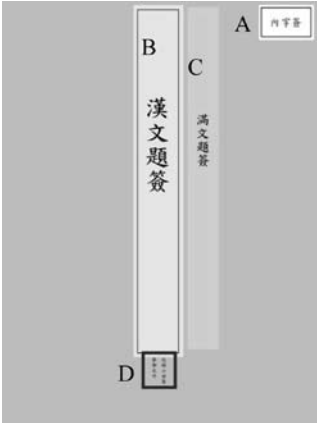
為說明圖組結構，筆者先按題簽之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等進圖時間，依王庸目所列九種列表，期能就圖組外觀、內容，以及參考前人觀點，重新將圖組整併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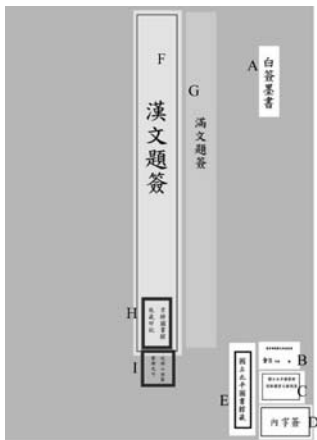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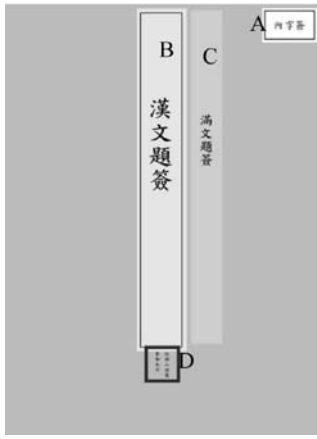
24 按其編號可知應指王庸目：(三五)之「山西邊垣圖（東中西三路雜配）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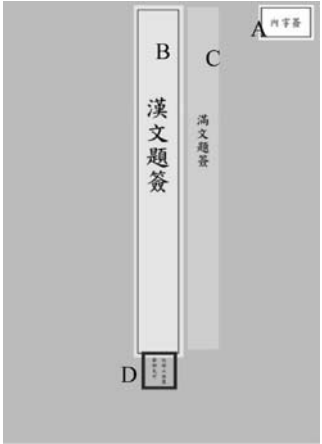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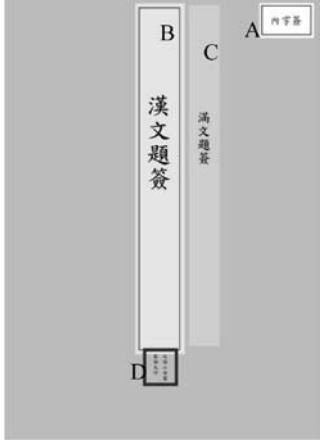
25 「內字型大小」簽，其序號經筆者比對，恰符合王庸目中所訂，而「教育部清點委員會會B」字義應該是七組清點分組中的「會」字組，至於為何稱「會B」，因無其他文物可茲比對，故未知二字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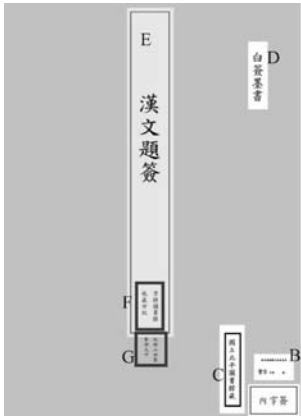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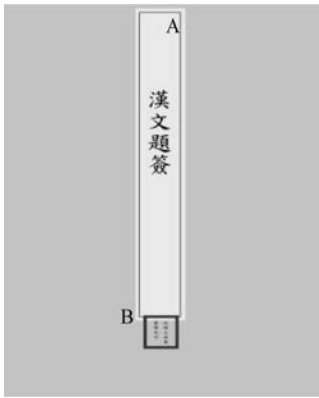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41 - 020843		繪成年代	清順治2年 (1645) ²⁶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黃徽胤 (繪製者—依王庸目所訂)
函套			A: 白簽墨書: 黃徽胤三冊全	
			B: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69號	
			C: 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D: 內字號簽: 內二九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 (東中西路) 紗本 紅綾皮 兼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E: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 完 山西鎮三關邊垣圖三本	
			F: 滿文題簽: 有一脫落簽條痕跡, 疑為滿文題 簽	
			G: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H: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 另, 有一「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簽 脫落	
圖幅尺寸	外觀 57 x 85 (公分); 畫心 45 x 73 (公分)			
冊數	東路、中路、西路, 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數	東路: 六葉 / 中路: 六葉 / 西路: 八葉	
備註	1. 函套破損(封皮與封底分離), 存封皮, 封底。蟲蛀、水漬、破損, 狀況極殘。 2. 函套為硬紙黃色緹花緞面, 內字號簽註為紅綾皮, 有誤。			
東路	平圖 020841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備註			A: 內字號簽: 內二九:1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 (東路) 紗本 紅綾皮 (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 完東路邊垣圖本	
			C: 滿文題簽: San si goloj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dergi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	
			D: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	
備註	1. 存封皮, 封底。 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內頁圖說註記: 漢文紅底金字, 滿文黃簽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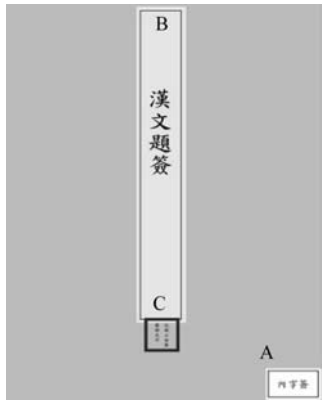
26 以下表格內各圖組的繪圖年代, 係依王庸目所列繪進者之任山西監察御史時間為準, 非最終考訂出之圖繪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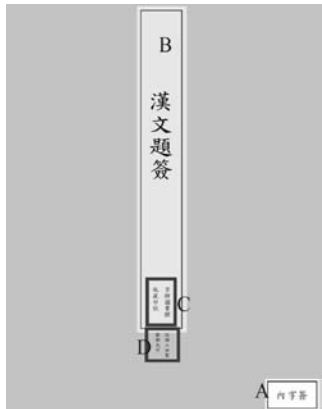
中路	平圖 020842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p>A：內字號簽：內二九:2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中路） 紗本 紅綾皮（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p> <p>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 完中路邊垣圖本</p> <p>C：滿文題簽：San si goloj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dulimbī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p> <p>D：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p>	
備註	<p>1. 存封皮，封底。</p> <p>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p> <p>3. 內頁圖說註記：漢文紅底金字，滿文黃簽黑字。</p>		
西路	平圖 020843	冊 / 葉數	一冊 / 八葉
		<p>A：內字號簽：內二九:3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西路） 紗本 紅綾皮（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p> <p>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 完西路邊垣圖本</p> <p>C：滿文題簽：San si goloj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wergi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p> <p>D：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p>	
備註	<p>1. 存封皮，封底。</p> <p>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p> <p>3. 內頁圖說註記：漢文紅底金字，滿文黃簽黑字。</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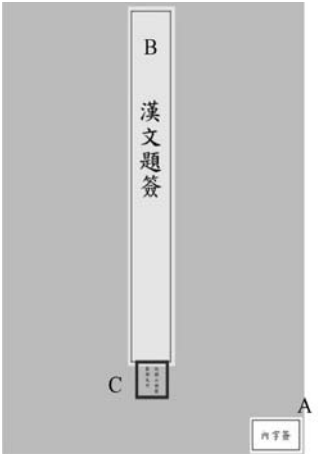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38 - 020840	繪成年代	清順治2年(1645)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黃徽胤 (繪製者—依王庸目所訂)
函 套		A: 白簽墨書: 黃徽胤三冊全	
		B: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68號	
		C: 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D: 內字號簽: 內三〇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 (東中西路) 紗本 黃綾邊 (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F: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完 山西鎮三關邊垣圖三本	
		G: 滿文題簽: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ilan furdan i jasei nirugan ilan debtelin	
		H: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I: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狀 況	存封皮, 封底; 狀況極殘。		
圖幅尺寸	外觀 58 x 85 (公分); 畫心 45.5 x 73 (公分)		
冊 數	東路、中路、西路, 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 數	東路: 六葉 / 中路: 六葉 / 西路: 八葉
東 路	平圖 020838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備 註		A: 內字號簽: 內三〇:1 黃徽胤山西邊垣圖 (東路) 紗本 黃綾邊 (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徽胤謹畫完東路邊垣圖本	
		C: 滿文題簽: San si goloi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dergi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	
		D: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1. 存封皮, 封底; 極殘。		
	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		
	3. 內頁圖說註記: 漢文紅底金字, 滿文黃簽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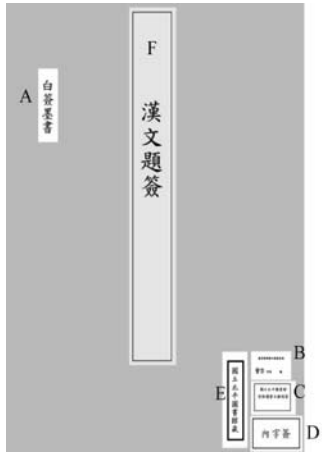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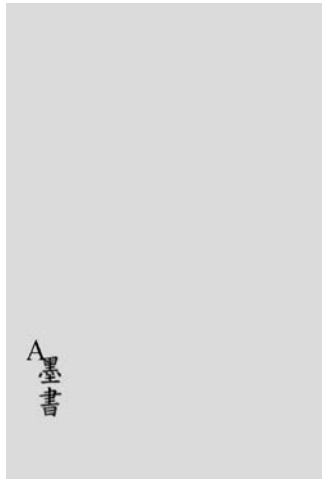
中路	平圖 020839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內字號簽：內三〇:2 黃微胤山西邊垣圖（中路） 紗本 黃綾邊（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微胤謹畫 完中路邊垣圖本	
		C：滿文題簽：San si goloj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dulimbi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	
		D：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備註	1. 存封皮，封底。蟲蛀嚴重。		
	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		
	3. 內頁圖說註記：漢文紅底金字，滿文黃簽黑字。		
西路	平圖 020840	冊 / 葉數	一冊 / 八葉
		A：內字號簽：內三〇:3 黃微胤山西邊垣圖（西路） 紗本 黃綾邊（註滿文）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黃微胤謹畫 完西路邊垣圖本	
		C：滿文題簽：San si goloj jiyān ts'a ioi sy hafan hūwang hūi in i wesimbuhe wergi jukūn i jasei i nirugan	
		D：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備註	1. 存封皮，封底。		
	2. 封皮滿漢文題簽俱在。		
	3. 內頁圖說註記：漢文紅底金字，滿文黃簽黑字。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35 - 020837	繪成年代	清順治4年(1647)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呂維標 (繪製者—依王庸目所訂)
函套	無總函套，故未有題簽。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67號	
圖幅尺寸	外觀 57 x 84.5 (公分)；畫心 45.5 x 73 (公分)		
冊數	東路、中路、西路，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數	東路：六葉 / 中路：六葉 / 西路：八葉
備註			
東路	平圖 020835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p>A：內字號簽：內三一:2 呂維標山西邊垣圖(中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 金字 凡三冊</p> <p>B：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67號</p> <p>C：國立北平圖書館藏</p> <p>D：白簽墨書：呂維標三冊全</p> <p>E：漢文題簽：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呂維標謹畫 完東路邊垣圖說</p> <p>F：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p> <p>G：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p>	
備註	<p>1. 存封皮，封底。</p> <p>2. 內字編號簽應指中路，但誤貼到此冊東路封皮。</p>		
中路	平圖 020836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p>A：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呂維標謹畫 完中路邊垣圖說</p> <p>B：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p>	
備註	<p>1. 存封皮，封底。</p> <p>2. 無內字型大小簽；內字型大小簽疑誤貼至「東路」封皮。</p>		

西 路	平圖 020837	冊 / 葉數	一冊 / 八葉
		A：內字號簽：內三一:3 呂維標山西邊垣圖(西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 金字 凡三冊	
		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呂維標謹畫完西路邊垣圖說	
		C：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備 註	1. 存封皮，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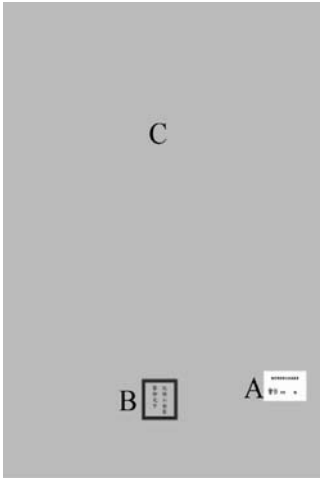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29 - 020831	繪成年代	清順治6年(1649)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 呈 者	劉漪(繪製者—依王庸目所訂)
函 套	無總函套，故未有題簽。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62號	
冊 數	東路、中路、西路，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 數	東路：六葉 / 中路：六葉 / 西路：八葉
東 路	平圖 020829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內字號簽：內三二:1 劉漪山西邊垣圖(東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劉漪謹畫完山西東路邊垣圖說	
		C：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D：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圖幅尺寸	外框 58 x 85 (公分)；畫心 45 x 73 (公分)		
備 註	1. 存封皮，封底。		
	2. 存箱目錄謂「有一空函」，所指即此函。		
	3. 原僅存封皮，比對蟲蛀痕跡和繪畫風格，內三三：2(即教育部會B號之261號)其中一套東路(6頁)與內三二：1封皮搭配成完整一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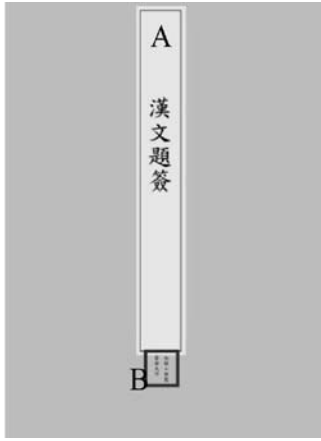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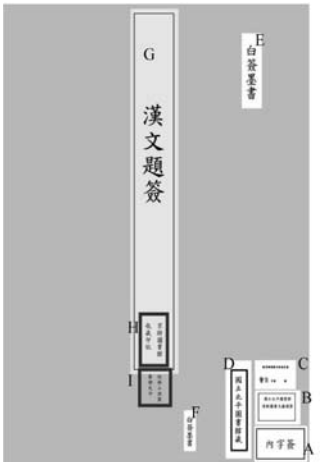
中路	平圖 020830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內字號簽：內三二:2 劉漪山西邊垣圖（中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C：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62號	
		D：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E：白簽墨書：劉漪三冊全	
		F：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劉漪謹畫 完山西中路邊垣圖說	
		G：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	
備註	1. 存封皮，封底。		
西路	平圖 020831	冊 / 葉數	一冊 / 八葉
		A：內字號簽：內三二:3 劉漪山西邊垣圖（西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劉漪謹畫 完山西西路邊垣圖說	
		C：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	
尺寸	封面 57.5 x 43（公分）；畫心 45.5 x 74（公分）		
備註	1. 存封皮，封底。		
	2. 此冊封皮、封底及綾邊花紋，與其他冊緹花紋不同。		
	3. 西路8頁裱邊花紋為如意雲紋，與東/中路的緹花紋有所不同。		
	4. 西路色彩與東/中路有異，裱邊亦不相同，是否為劉漪同函待考。		

統一編號	平圖 021322 - 021341	繪成年代	清順治6年（1649）
原與圖名	山西三關邊垣圖（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劉漪（繪製者—依王庸目所訂）
函套		A：白簽墨書：待考進呈者姓名東西路兩路極破爛共三冊全 民國七年三月查	
		B：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88號	
		C：國立北平圖書館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D：內字號簽：內字號：缺號 山西邊垣圖 紗本 彩繪金字 三	
		E：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F：漢文題簽：巡按山西試監察御史臣劉漪謹畫完 山西三關邊垣圖參本	
冊數	東路、中路、西路，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數	東路：六葉 / 中路：六葉 / 西路：八葉
備註	1. 有一完整函套；原函套完整，緞花緞皮，簽條完整，紅底金字。		
	2. 即《存箱目錄》圖四箱所指之《山西三關邊垣圖》。		
	3. 中3圖幅中夾一簽條；記：「此與順治15年進本同」		
東路	平圖 021322 - 021327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備註	1. 未有題簽。存封皮，封底。		
	2. 6頁皆重裱過，粉紅綾邊。		
中路	平圖 021328 - 021333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墨書：山西鎮中路邊垣圖全	
		上述墨書註記於中路（中1）圖幅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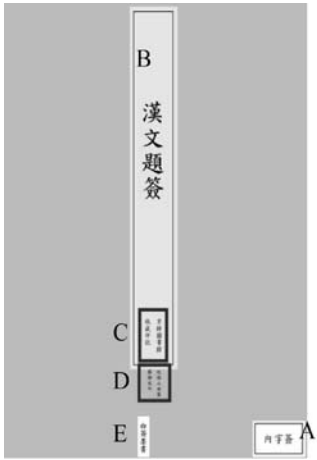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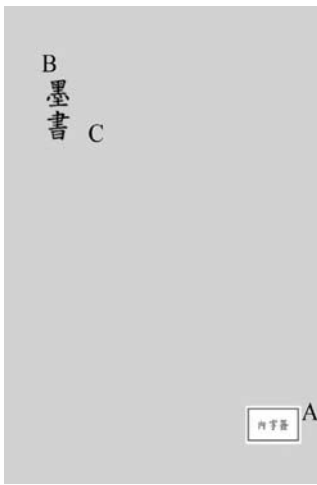
備註	1. 未有題簽。無封皮，封底。
	2. 黃綾邊圈花紋。
	3. 中3圖幅中夾一簽條；記：「此與順治15年進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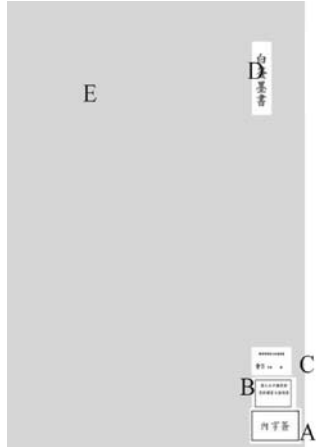
西路	平圖 021334 - 021341	冊/葉數	一冊/八葉
備註	1. 未有題簽。無封皮，有封底。		
	2. 第1、2、7、8頁重裱過，黃綾邊。		
	3. 西路(西8)圖幅左半頁左下，蓋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印乙枚。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28	繪成年代	清順治6年(1649)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蔡應桂(繪製者一依王庸目所訂)
函套	無總函套，故無簽題等。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61號	
冊數	東路、中路，共二冊/共十二葉	葉數	東路：六葉/中路：六葉
備註	1. 本件僅編一統一編號，故第二件以附件表示。		
	2. 狀況極殘。		
	3. 原有18頁；移1東路(6頁)至內三三：1，餘12頁；東路、中路各1；存二封皮，一為中路，一疑是東路。		
	4. 又東路封皮與中路封皮使用的錦緞紋路有異，疑非同套。		
東路	平圖 020828	冊/葉數	一冊/六葉
備註		內字號簽：內三三:1 蔡應桂山西邊垣圖(東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貳冊	
		A：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61號	
		B：有一方印，無法辨識；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C：無題簽，然有貼簽痕跡疑掉落	
備註	1. 封皮題簽脫落，有一脫落的內三三：1簽應是此封皮的。		
	2. 存封皮，無封底。狀況極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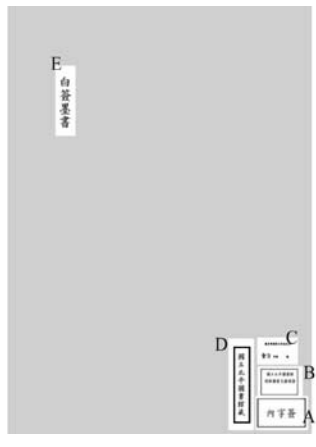
中路	平圖 020828附件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蔡應桂謹畫完中路邊垣圖說	
		B: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備註	1. 存封皮, 封底。狀況極殘。		
	2. 封皮有題簽, 但無內字型大小簽 (按其他圖編碼, 應編為內三三:2), 疑掉落。		
	3. 中2圖幅用色風格明顯與中1圖幅用色不同, 與蔡應桂東路6頁用色亦不同。		
	4. 中1用色較淺, 而中2用色較濃 (此處指藍色用色部份)。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32 - 020834	繪成年代	清順治15年 (1658)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白尚登 (繪製者一依王庸目所訂)
函套	無總函套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63號	
冊數	東路、中路、西路, 共三冊 / 共二十葉	葉數	東路: 六葉 / 中路: 六葉 / 西路: 八葉
東路	平圖020832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 內字號簽: 內三四:1 (破) 白尚登山西邊垣圖 (東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 國立北平圖書館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C: 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會B字第263號	
		D: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E: 白簽墨書: 白尚登三冊全	
		F: 白簽墨書: 即東路	
		G: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加壹級臣白尚登謹繪完 鴈門關邊垣圖本壹冊	
	H: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I: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印	

尺 寸	外框 59.5 x 85 (公分) ; 畫心 46.5 x 71.5 (公分)
備 註	1. 存封皮, 封底。
	2. 黃色花紋錦緞。
	3. 白尚登圖東路繪製較精, 用色亦濃, 且描金魚鱗狀山形與其他人形繪法勾勒略有不同。

中 路	平圖 020833	冊 / 葉數	一冊 / 六葉
		A: 內字號簽: 內三四:2 白尚登山西邊垣圖 (中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 漢文題簽: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加壹級臣白尚 登謹繪完 寧武關邊垣圖本壹冊	
		C: 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D: 有一方印, 無法辨識; 疑為滿漢文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印	
		E: 白簽墨書: 即中路	
尺 寸	外框 59.5 x 85 (公分) ; 畫心 46.5 x 71.5 (公分)		
備 註	1. 存封皮, 封底。		
西 路	平圖 020834	冊 / 葉數	一冊 / 八葉
		A: 內字號簽: 內三四:3 白尚登山西邊垣圖 (西路) 紗本 黃綾皮 彩繪金字 凡三冊	
		B: 墨書: 山西鎮西路邊垣圖配白尚登雁門、 原註: 配蔡應桂 寧武兩冊後三路全 甲 晉西北一	
		C: 用鉛筆寫順治十五年	
		上述註記皆記於西路 (西1) 圖幅背面。	
尺 寸	外框 59.5 x 85 (公分) ; 畫心 46.5 x 71.5 (公分)		
備 註	1. 未有題簽。封皮, 封底皆無。		
	2. 白尚登圖西路用色與東路/中路稍有不同。		
	3. 且裱邊顏色亦有別 (西路較東路/中路金黃色些)。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44	繪成年代	不詳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佚名進呈
	A：內字號簽：內二七 山西邊垣圖 (西路) 紗本 紅綾邊 彩繪黑字 凡一冊		
	B：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C：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70號		
	D：白簽墨書：紅綾邊西路一冊名待考		
	E：上方用鉛筆寫山西邊垣圖		
	上述皆註記於西路 (西1) 圖幅背面		

尺寸	外框 56.5 x 85 (公分)；畫心 45.5 x 73 (公分)		
冊數	西路 共一冊 / 共八葉	冊 / 葉數	西路：八葉
備註	1. 未有題簽。無封皮、封底。未知進呈者。		
	2. 紗本，紅底黑字，黃綾邊緹花紋 (原註記紅綾邊，應是褪色導致誤判)； 內字型大小簽記紅綾邊，疑為黃綾受紅彩暈染所致。		
	3. 用色與教育部號會B271一冊同。		

統一編號	平圖 020845	繪成年代	不詳
原與圖名	山西邊垣圖 (原北平圖書館訂)	進呈者	佚名進呈
	A：內字號簽：內二八 山西邊垣圖 紗本 黃綾邊 彩繪黑字 凡一幅		
	B：國立北平圖書館 清點圖書文獻號簽		
	C：教育部清點文物委員會 會B字第271號		
	D：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E：白簽墨書：(蔡應桂旁用鉛筆寫順治六年) 山西鎮西路邊垣圖配蔡應桂兩冊 後三路全 丙 原註：配白尚登雁門、寧武 ○○○○○○ ○○ 晉西北		

冊數	西路 共一冊 / 共八葉	葉數	西路：八葉
尺寸	外框 57 x 86 (公分) ; 畫心 45.5 x 73.5 (公分)		
備註	1. 未有題簽。無封皮，封底。蟲蛀嚴重。未知進呈者。		
	2. 紗本，紅底黑字，黃綾邊雲紋與前幾冊之黃綾邊緹花紋有所不同。		
	3. 此冊頁1圖背白簽墨書注「山西鎮西路邊垣圖配蔡應桂兩冊後三冊全」，又註「配白尚登雁門、甯武」，故可知此原配配入蔡應桂圖，亦曾配入白尚登圖，但王庸以為不合，故析出單獨列冊。		
	4. 應不屬同套不宜為同冊。因本冊為彩繪黑字，蔡應桂進呈為彩繪金字。		
	5. 城垣(含邊牆)、堡垣用色較山巒之藍為淡，用色與教育部號會B270一冊相同。		

京都大學藏山西邊垣佈陣圖

繪成年代	不詳	進呈者	佚名進呈
冊 / 葉數	東路：六葉、中路：一葉、西路：六葉		
備註	1. 計十三帖（東路第1、2、3、4、5、6葉；中路第2葉；西路第1、2、3、4、7、8葉）		
	2. 各帖未按東、中、西路順位排序。		
	3. 藍色裱邊，無函套，彩繪金字。		

以上表比對王庸目，並參酌清宮及京師圖書館各目的記錄，可知：

- (一) 王庸之於《山西邊垣圖》的整理最接近實況，雖指出內字號（三四）之《白尚登山西邊垣圖》之西路疑配合，但實際情況是該冊原被前人配入蔡應桂進呈圖中，王庸將其析出，但又重入白尚登圖中，就圖幅用色及裱邊用色，皆與東、中二路有別，加上西路內頁文字註記數字採「一」、「二」字體，非「壹」、「貳」字體（圖2），與東、中二路不同，可證其本非同套。
- (二) 王庸日記黃徽胤進呈，內字號（二九）圖乃「紅綾邊」，實誤解，應是畫心紅色顏料暈染所致，故宮收藏《山西邊垣圖》全部「黃綾邊」，僅重裱，可能胡亂配置成東中西三路三冊的《劉漪山西三關邊垣圖》東路一冊六頁例外。
- (三) 王庸目所列之蔡應桂進呈圖二冊（東、中二路），僅中路有題簽，加上兩冊封皮錦緞紋路有異，故東路一冊極可能也是胡亂配置，應析出。
- (四) 原列為白尚登進呈圖之西路一冊，因用色與東、中二路不同，加以無題簽，亦應析出。

(五) 按尚存題簽，黃徽胤滿、漢文本兩套，劉漪一套函套皆稱「三關邊垣圖」，其餘分冊函套題簽除白尚登進呈圖稱「鴈門關邊垣圖本」、「寧武關邊垣圖本」外，其餘皆稱「東路邊垣圖本（說）」、「中路邊垣圖本（說）」、「西路邊垣圖本（說）」。

但尚存題簽者僅十五冊，其餘七冊皆無題簽（包含內三三：1，王庸目列為蔡應桂進呈《東路邊垣圖說》）。按此，王庸目所定之九種仍有爭議，尚以原題簽為準，筆者以為實應列目如下：

1. 滿、漢文黃徽胤進呈山西鎮三關邊垣圖 三冊
2. 滿、漢文黃徽胤進呈山西鎮三關邊垣圖 三冊
3. 漢文呂維標進呈山西鎮三關邊垣圖說 三冊
4. 漢文劉漪進呈山西鎮三關邊垣圖說（本套第三冊西路或許應析出）三冊
5. 漢文蔡應桂進呈山西鎮中路邊垣圖說 一冊
6. 漢文白尚登進呈鴈門關（東路）邊垣圖本 一冊
7. 漢文白尚登進呈寧武關（中路）邊垣圖本 一冊
8.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東路邊垣圖 一冊（誤入劉漪進呈函套）
9.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中路邊垣圖 一冊（誤入劉漪進呈函套）
10.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西路邊垣圖 一冊（誤入劉漪進呈函套）
11.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東路邊垣圖 一冊（誤摻入蔡應桂進呈）
12.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西路邊垣圖 一冊（原配蔡應桂，後配白尚登，皆有誤）
13.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西路邊垣圖 一冊（獨立單冊）
14. 漢文佚名進呈山西鎮西路邊垣圖 一冊（獨立為單冊，曾配入蔡應桂，亦配白尚登圖，後王庸析出）

以上僅就圖之外觀、題簽、圖繪用色等所做歸類，下一單元再根據各圖內容予以討論。

三、《山西邊垣圖》及《山西三關邊垣圖》的內容註記

故宮收藏二十二圖冊之中，倘就東、中、西路分類，可得東路七冊，中路七冊，西路八冊，因圖幅較多（總計 148 幅），地理要素過於龐雜，加以圖冊內容多數同京都大學收藏，故僅比對圖中所繪之形象式堡（城）名稱及圖說，其餘如關、墩、路口、樓，以及城堡四至等人文地理註記，或如海、河等自然地理註記暫不列

入比對。為方便敘述，各圖以教育部在南京的清點號為代號，並分東、中、西三路列三表分述說明於下。

東路

差別 圖號	雲昌州	靈昌州	靈丘縣	廣昌縣	廣昌州	靈丘縣 (州)在北	廣昌縣 (州)在北	東3 左下繪有五臺山	東3 右下繪五臺山	東4 右下繪五臺山	五臺縣繪於東5	五臺縣繪於東4	大營堡繪載於東2	大營堡繪載於東1	東3 圖說註小石守備	東3 圖說註北樓守備	東4 圖註茹越土堡茹越碑堡	東4 圖註茹越口堡茹越新堡	東4 圖註茹越土堡茹越新城	東4 圖說註東路將	東4 圖說註廣武守備
268		✓		✓		✓		✓			✓		✓			✓		✓		✓	
269	✓			✓		✓		✓			✓		✓			✓		✓		✓	
267		✓		✓		✓		✓			✓		✓			✓	✓				✓
261			✓		✓		✓			✓		✓		✓		✓	✓				✓
262			✓		✓		✓		✓		✓		✓			✓	✓				✓
263			✓	✓		✓		✓			✓		✓			✓			✓	✓	
288			✓	✓		✓		✓			✓		✓	✓		✓				✓	
京大			✓	✓		✓		✓			✓		✓			✓	✓				✓

東路

- (一) 黃徽胤進呈圖269號東1（以下圖名皆以教育部清點委員會編號為準）註「雲昌州」、268、267號圖註「靈昌州」，（按：筆者以為「雲昌」、「靈昌」，皆疑為「靈丘」筆誤。）其餘註「靈丘縣」。又261、262號圖註「廣昌州」，其餘皆註「廣昌縣」。此外，262、263、261號圖，之廣昌縣（州）在北，靈丘縣在南，其餘廣昌縣（州）居南，靈丘縣在北。
- (二) 268、269、288、267號圖，以及京大藏圖東3左下繪有「五臺山」，而262、263號圖則繪五臺山於東3右下；另261號圖繪五臺山於東4右下。此外269、268號圖及267號圖之「五臺縣」見載於東5，其餘則繪於東4。
- (三) 268、269號圖及267號圖「大營堡」繪載於東2，其餘皆繪載於東1。
- (四) 288號圖東3圖說註「小石守備」，其餘皆註「北樓守備」。
- (五) 267、262、288、261號圖及京大藏圖東4稱「茹越土堡」、「茹越碑堡」，269、268稱「茹越口堡」、「茹越新堡」；263號圖註「茹越新城」、「茹越土堡」。
- (六) 269、268、263、288號圖東4圖說註「東路叅將」，其餘皆稱「廣武守備」。

中路

差別 圖號	中1 圖 記 墩 臺 四 十 七 座	中1 圖 記 墩 臺 二 十 三 座	中1 圖 記 墩 臺 三 十 一 座	中1 圖 說 記 石 砌 羅 圈 洞 一 座	中1 圖 說 未 記 石 砌 羅 圈 洞 一 座	中2 未 繪 出 寧 化 城	中2 繪 出 寧 化 城	朔 寧 堡 繪 於 中3	朔 寧 堡 繪 於 中2	中4 墩 臺 三 十 四 座	中4 墩 臺 二 十 四 座	中4 墩 臺 二 十 五 座	中4 墩 臺 二 十 六 座	中5 墩 臺 二 十 九 座	中5 墩 臺 二 十 六 座	中5 墩 臺 二 十 五 座	中6 圖 稱 樓 煩 鎮	中6 圖 稱 樓 煩 堡	中6 圖 說 記 墩 臺 五 十 三 座	中6 圖 說 記 墩 臺 二 十 五 座	中6 圖 說 記 墩 臺 三 十 一 座	中6 圖 說 記 墩 臺 二 十 四 座	
268	✓			✓		✓		✓		✓				✓				✓	✓				
269	缺 字			缺 字		✓		✓		✓				✓				✓	✓				
267		✓			✓		✓		✓			✓		✓				✓		✓			
261			✓		✓		✓		✓				✓			✓	✓						✓
262			✓		✓		✓		✓		✓				✓		✓				✓		
263			✓		✓		✓		✓		✓				✓		✓						✓
288			✓		✓		✓		✓		✓				✓		✓						✓
京大	缺	缺	缺	缺	缺		✓		✓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中路

- (一) 268號圖中1圖說記盤道梁守備「墩臺四十七座，石砌羅圈洞一座。」267號圖「墩臺二十三座」，其餘皆「接火墩臺三十一座」。而除268號圖說記有「石砌羅圈洞一座」外，其餘圖說皆未註「石砌羅圈洞」。(269號文字脫落，推測應註有石砌羅圈洞一座。)
- (二) 269、268號圖中2未繪出寧化城，其餘圖皆繪出。
- (三) 269、268號圖「朔寧堡」繪於中3，其餘皆繪於中2。
- (四) 269、268號圖說中4墩臺三十四座，其餘二十四至二十六座不等。
- (五) 269、268號圖中5圖說記墩臺二十九座，267號圖二十六座，其餘二十五座。
- (六) 267號圖獨稱「樓煩鎮」。其餘皆稱「樓煩堡」。
- (七) 中6圖說所記墩臺數有異，268、269號圖計五十三座，267號圖二十五座，262號圖三十一座，其餘二十四座。

西路

差別	西1 圖註 栢楊 嶺民 堡、 田民 堡	西1 圖註 栢楊 嶺、 田民 堡	西1 圖註 栢陽 嶺、 田廢 堡	西1 註好 汗山 堡	西1 註好 漢山 民堡	西1 註好 汗山 廢堡	西1 圖說 註老 營將	西1 圖說 註五 井防 守	西1 圖說 註水 泉營 將	西1 圖說 註水 泉營 遊擊	西1 圖說 未註 水泉 官衛	西1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四 十五 座	西1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六 十二 座	西1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四 十九 座	西2 圖說 註水 泉營 將	西2 圖說 註水 泉營 遊擊	西2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二 十座	西2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三 十座	
圖號			✓			✓		✓	✓					✓	✓				✓
268			✓			✓		✓	✓					✓	✓				✓
269			✓			✓		✓	✓					✓	✓				✓
267			✓			✓		✓		✓				✓		✓			✓
270			✓			✓		✓	✓					✓	✓				✓
271			✓			✓		✓	✓					✓	✓				✓
262			✓	✓				✓		✓			✓			✓			✓
263		✓			✓		✓				✓	✓				✓	✓		
288	✓				✓		✓				✓			✓		✓	✓		
京大	✓				✓		✓				✓			✓		✓	✓		

差別	西5 繪老 牛灣 堡	西3 繪老 牛灣 堡	西3 圖說 註草 珠山 防守	西3 圖說 註草 珠山 守備	西3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二 十九 座	西3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二 十三 座	西3 圖說 註邊 腹墩 臺三 十六 座	西3 圖說 註老 牛灣 界常 樂墩 止	西3 圖說 註老 牛灣 河口 止	西4 註韓 家坪 民堡 、偏 頭關 城	西4 註韓 家坪 廢堡 、偏 關城	西4 未繪 馬站 城、 永興 堡	西4 繪馬 站城 、永 興堡	西4 圖說 註腹 裏接 火墩 臺二 十九 座	西4 圖說 註腹 裏接 火墩 臺二 十八 座	西4 圖說 註腹 裏接 火墩 臺三 十座	西4 圖說 註腹 裏接 火墩 臺三 十座	
圖號				✓				✓	✓				✓					✓
268		✓		✓				✓	✓				✓					✓
269		✓		✓				✓	✓				✓					✓
267		✓		✓				✓	✓				✓					✓
270		✓		✓				✓	✓				✓					✓
271		✓		✓				✓	✓				✓					✓
262	✓			✓				✓	✓			✓		✓				
263	✓		✓				✓		✓	✓		✓			✓			
288	✓			✓	✓			✓		✓		✓					✓	
京大	✓			✓			✓		✓	✓		✓			✓			

差別	西4圖說注偏關防守	西4圖說注偏關將	西4圖說注偏關掌千總	西5圖說注西樓營前止	西5圖說注西寺墩止	西5圖說注墩臺十一座	西5圖說注墩臺十五座	西5圖說注墩臺十一座	西5圖說注草垛山防守	西5圖說注草垛山守備	西6圖說注河營將	西6圖說注樓子營防守	西6圖說界自寺起紅溝梁止五里邊腹臺十五座	西6圖說界自寺起紅溝梁止五里邊腹臺十五座	西6圖說界自寺起紅溝梁止五里邊腹臺十五座	西7圖說界自寺起紅溝梁止五里邊腹臺十五座
圖號																
268	✓			✓			✓		✓		✓					✓
269	✓			✓			✓		✓		✓					✓
267	✓			✓			✓		✓		✓					✓
270	✓			✓			✓		✓		✓					✓
271	✓			✓			✓		✓		✓					✓
262			✓	✓			✓		✓		✓					✓
263		✓		✓			✓		✓		✓			✓		✓
288		✓		✓		✓			✓	✓			✓			✓
京大		✓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

差別	西7圖說注保德州與德所同城	西7圖說注河會防守邊垣自馬頭起邊長四十里腹裏接火墩臺二十四座	西7圖說注河會防守邊垣自紅溝起邊長五里腹裏接火墩臺二十座	西7圖說注河會防守邊垣自紅溝起邊長三十五里腹裏接火墩臺十九座	西7圖說注河會防守邊垣自紅溝起邊長三十五里腹裏接火墩臺十九座	西7圖說注河會防守邊垣自紅溝起邊長三十五里腹裏接火墩臺二十座	西8圖說注岢嵐州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西8圖說注三井堡	西8圖說注三井堡	西8圖說注三井堡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西8圖說注岢嵐州與西衛同城
圖號																
268	✓		✓					✓		✓						✓
269	✓		✓					✓		✓						✓
267	✓		✓					✓		✓						✓
270	✓		✓					✓		✓						✓
271	✓		✓					✓		✓						✓
262	✓					✓		✓		✓						✓
263				✓			✓					✓	✓			
288		✓					✓		✓					✓		
京大					✓		✓				✓	✓				

西路

- (一) 288號圖、京大藏圖西1註「栢楊嶺民堡」、「田冉民堡」，263號圖註「栢楊嶺堡」、「田冉民堡」，其餘則皆註「栢楊嶺廢堡」、「田冉廢堡」。另262號圖西1註「好汗山堡」，288、263號及京大藏圖註「好漢山民堡」，其餘皆註「好汗山廢堡」。又288、263號圖及京大圖說註「老營叅將」，其餘註「五眼井防守」。269、268、270、271號圖註「水泉營將」，267、262號圖註「水泉營遊擊」，288、263號及京大藏圖未註任何官銜。263號、京大藏圖圖說註老營叅將掌管邊腹墩臺「四十五座」，262號圖圖說註五眼井防守掌管邊腹墩臺「六十二座」，其餘皆註五眼井防守掌管邊腹墩臺「四十九座」。
- (二) 269、268、270、271號圖西2圖說註「水泉營叅將」，其餘皆註「水泉營遊擊」。288、263號圖西2圖說及京大藏圖註邊腹墩臺「二十座」，其餘皆註「三十一座」。
- (三) 262、288、263號圖及京大藏圖將「老牛灣堡」繪在西5，餘繪入西3；263號圖西3圖說註「草垛山防守」，其餘皆註「草垛山守備」。288號圖西3圖說註邊腹墩臺「二十九座」，263號圖及京大藏圖註「二十三座」，其餘皆註「三十六座」。又262號圖及288號圖圖說特別提到「老牛灣界常樂墩止」，其餘謹註「老牛灣河口止」。
- (四) 288、263號及京大藏圖西4註「韓家坪民堡」、「偏頭關城」，其餘皆註「韓家坪廢堡」、「偏關城」。262、288、263號圖及京大圖無「馬站城」、「永興堡」，其餘皆繪出。另262號圖西4圖說註腹裏接火墩臺「二十九座」，263號圖及京大藏圖同註「二十八座」，288號圖註「三十三座」，其餘皆註「三十一座」。又269、268、267、270、271號圖圖說同註「偏關防守」，288、263號及京大圖則註「偏關叅將」，262號圖獨註「偏關掌印千總」。
- (五) 288、263號圖西5圖說註「西至樓子營界寺前墩止」，其餘皆註「西至寺前墩止」，又288號圖註「邊腹墩臺二十一座」，263號圖註「一十五座」，其餘皆註「三十一座」。又263號圖註「草垛山防守」，其餘皆註「草垛山守備」。
- (六) 288、263號圖西6圖說註「河保營叅將」（288號圖註「河曲營叅將」，順治時無河曲營將，僅二年設河保營將，曲字疑誤。），其餘圖說皆註「樓子營防守」；288、263號圖圖說同註防守界自「寺前墩」起，「紅溝梁止」，但前者邊長「五十二里」，後者邊長「五十六里」，前者守戍「邊腹墩臺一十五座」，後者則守戍「接火墩臺十五座」。除此，其餘諸圖之防守範圍皆註起自「南嘴墩」，而止於「守河十墩」，邊長「七十二里」，戍守「天險石崖墩臺三十八座」。
- (七) 288、263號圖及京大藏圖西7註「保德州」，其餘皆註「保德州與保德所同城」，288圖西7圖說獨註「河會防守分管邊垣自馬頭敵臺起」，邊長「四十里」，「腹裏接火墩臺二十四座」；不同於其他八種（含京大藏圖）之「河會防守分管邊垣自紅溝兒梁起」，「邊長五十五里」（按：263號圖註邊長三十五里），「邊腹墩臺二十座」（263號圖及京大藏圖註「邊腹接火墩臺一十九座」。（按：262無「邊長五十五里」，疑漏字，另京大圖稱「腹裏接火墩臺」）
- (八) 288、263號及京大藏圖西8註「岢嵐州」，有別於其他之註「岢嵐州與鎮西衛同城」，又288號圖註「三井民堡」，263號圖及京大藏圖註「三井」，其餘皆註「三井堡」。263號圖及京大藏圖西8圖說註「岢嵐守備…腹裏接火墩臺三十三座」，288號圖則註「腹裏接火墩臺二十七座」，有別於其他之「鎮西衛守備…腹裏接火墩臺三十座」。

比較東路上表各圖的文字，以 269、268 號兩圖冊相似度最高（除可能是錯別字或誤記之外，可說幾乎完全一致），暫稱為甲圖類，而 267 號圖除東 4 圖之「廣武守備」與「東路叅將」，以及註「茹越口堡」為「茹越土堡」，「茹越新堡」為

「茹越磚堡」外，其餘同甲圖類；其次是 261、262 號二圖冊，僅五臺山繪於東 4 及東 3 圖的差別，其餘完全一致，暫稱乙圖類；而 263 號與 262 號圖之間有三處不同（「廣昌縣」與「廣昌州」、「東路叅將」與「廣武守備」，以及「茹越土堡、茹越新城」與「茹越土堡」、「茹越磚堡」），但與甲類圖有八處互異，一處相同（即同註為東路叅將），明顯接近乙圖類，288 圖五處同乙圖類，三處同甲圖類，一處獨註「小石守備」，可見亦偏向乙圖類；至於京大藏圖有六處同乙，四處同甲，亦較偏向乙圖類。

就中路各圖具差異性之文字來說，各圖間主要是墩臺數的不同，與東路圖冊相同的是依舊是 268、269 號（甲圖類）兩圖幾乎完全一致；其次是 262 號圖僅中 6 圖圖說記載的墩臺數不同於 288 及 263 號圖，其餘三圖冊完全相同；而 261 號圖有六處同 288、263 號圖，與甲圖類無一處相同，明顯接近乙圖類，至於 267 號圖，在中路圖冊的表現較為獨特，既不同於甲圖類（僅中 6 圖「樓煩堡」相同），雖與乙圖類相似度雖較甲圖類為高，但仍有四處並不相同；最後是僅存中 2 圖一幅的京大藏圖，亦同於乙圖類。

西路各圖冊文字註記的差異性，較東、中二路大得多，其中甲圖類之 268、269 號兩圖文字註記同東、中二路，兩圖冊並無差異，此外佚名進呈的彩繪墨書西路圖 270、271 號，其文字註記與甲圖類亦無異，故可列入甲圖類。同樣的，在東路圖冊之中與甲圖類極其相似的 267 號圖，在西路圖冊的表現也相當吻合，與甲圖類僅一處不同（即「水泉營遊擊」與「水泉營叅將」的差別），仍可視為甲圖類；此外，262 號圖，與圖組甲相同者明顯多於圖組乙；至於 263 號圖，除西 3 圖說註「老牛灣河口止」同於甲圖類之外，表內無一處相同；最後 288 號以及缺少西 5、西 6 二圖的京大藏圖之間，所不同者除西 3 圖說各註「老牛灣界樂墩止」、「老牛灣河口止」，以及西 8 圖各註「三井」與「三井堡」外，其餘概皆墩臺數目，也就是說，兩圖應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說繪圖時代較接近），但與甲圖類實際上差別較大；與 263 號圖之間，也是墩臺數目的差別較大，其他的只有「草垛山防守」與「草垛山守備」的不同。（按：西 1 圖之「栢楊嶺民堡」與「栢楊嶺堡」，以及西 8 圖之「三井堡」與「三井」，疑因漏字所致，可不列入），因此 263、288 號與京大藏三圖冊，時代上可能較接近。

綜上所述，各圖冊敘述範圍大致相同，黃徽胤繪呈的兩種六冊（即 268、269 兩號圖）以及封皮脫落，僅存西路圖，未記繪呈人的彩繪墨書西路圖兩冊（即

270、271 號圖)，其文字絕少互異，故可歸為同一時期的作品，或說彼此間存在相互描摹關係，孰先孰後，則有待進一步查考。王庸列為蔡應桂進呈的東、中二路（261）、劉漪進呈的東、中、西路兩套六冊（262、288 號）、以及白尚登進呈的東、中、西三路三冊（即 263 號），甚至是殘缺的京都大學藏圖，其註文與甲圖類互有異同，彼此之間，亦存在著同異不一的情況，因此不易斷定圖繪年代。

下一單元，筆者試著以進呈年代較為確定的黃徽胤進呈圖為基準，一方面從該圖之獨特性入手，一方面藉由前文所歸納出的各圖間的異同，推考出各圖組較可能的圖繪年代。

四、《山西邊垣圖》、《山西三關邊垣圖》的繪製年代

按《山西通志》，黃徽胤，福建晉江人，進士，順治二年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²⁷時距清軍入關僅兩年，之於山西鎮地區的建置，相較於明末並無太大改變，編號 268、269 兩圖既然是黃徽胤進呈，以順治二年為繪圖年代，自然不無道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清初政制沿襲明制，邊地繪圖進呈，三年一報的傳統自應沿襲，《山西邊垣圖》極可能因秉此傳統而繪呈入宮。不過就像發現於盛京故宮翔鳳閣內，現藏於遼寧博物館的《明彩繪九邊圖》一樣，268、269 號二部圖或許也是明人所繪，但為便於滿人視讀觀覽，始添註滿文標音。²⁸此點從西路第一幅圖（即西 1）的「田冉廢堡」滿文對音可得到印證。269 號漢文「冉」字字跡模糊，乍看之下，既像「再」，又像「甬」，上頭滿文標註為「ᡳ」，讀音「ioi」（玉），而 268 號西 1 圖漢文清楚標註「田冉廢堡」，滿文註為「ᡳ」，讀音「ts'ai」（在），足見滿文完全根據漢字而定，是以漢字註於前，滿文貼簽於後，而 268、269 號兩圖之間，是各自繪製？一圖摹一圖？還是同時並存？筆者以為，兩圖並非相互摹繪而來，繪圖的時間點也不一定一致，因為不論是自然或人文地理要素的用色，或是山形、邊牆、水體等的描繪，甚至是堡城城門數互異之處甚多。茲舉西 1 圖之例說明如下。

（一）圖上「老營城」北「左峯墩」、「中峯墩」、「右峯墩」北的邊牆，268 號圖塗成

27 有關正文提到的巡按山西監察御史任期，皆以《山西通志》載記為準，若按《清世祖實錄》，黃徽胤順治元年八月（卷 7），呂維標順治三年十月（卷 28），劉漪順治四年十月（卷 34）、蔡應桂順治五年十一月（卷 41）、白尚登順治十五年十月（卷 121）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

28 有關遼寧省博物館藏《明彩繪九邊圖》，參見王綿厚，〈明彩繪九邊圖研究〉，文載《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頁 65-78。

藍色（表示磚包），269 號塗成黃色（表示土牆）。²⁹（圖 3）

（二）圖右下角「地椒峒」，268 號圖城圍中心填上紅彩，269 號圖不僅僅只有留白，城門也未上代表磚包的藍色。（圖 4）

（三）268 號「田冉廢堡」僅繪出北、西、南三城門，269 號加繪東門。（圖 5）

（四）圖北好汗山口至栢楊林樓墩臺段邊牆 268 號塗黃色，269 號塗藍色。

（五）兩圖山巒大小不一，顏色或青或藍，並不完全一致。

（六）269 號丫角墩、双山岔墩、鎮安墩（皆在邊牆南緣）已繪成代表磚包的藍色，268 號仍塗黃色。（圖 6）

（七）西 1 西高山墩左有二界碑形「墩臺」，269 號註為「青石梭（疑為「板」）墩」，滿文「cing si so tai」，268 號圖註「青石校（疑為「板」）塢」，³⁰ 滿文「cing si giyoo yan」。（圖 7）

如上述，單單西 1 一圖就能找出七處不同，更遑論其他十九幅，兩圖或許繪製時間接近，但絕非同時或同一人所繪，就算是摹繪，也非全盤照錄，從另一層面來說，兩圖顯然也不是在順治二年繪成，正如同《皇朝文獻通考》及《山西通志》所載：順治二年，水泉營設遊擊，老營城設叅將，³¹ 而黃氏進呈二圖西 2 圖說皆註「水泉營叅將」，西 1 圖說則註「老營防守」（非「老營叅將」），足證黃氏繪呈二圖皆繪於順治二年以前，³² 至於上限，從已繪出「五眼井堡」（西 1 圖）可證，應該是崇禎十年。（按：五眼井堡乃兵使盧友竹築於崇禎十年。）

編號 267 未存總函套，但東、中、西三路分冊題簽俱在，均題「呂維標謹畫」。同黃圖一般，此三冊繪於呂氏任職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的順治四年，或是更早以前？呂氏距黃徽胤任期不過兩年，按說，圖中建置應與黃圖類似，單就文字註記來說，除了中路分冊墩臺數差異較大外，其餘大同小異，而最大關鍵點是西

29 有關磚包及土牆，參見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合撰《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0 號。

30 「塢」，意指僅供防守的小城堡或障蔽物。

31 《皇朝文獻通考》，卷 184，頁 35：「順治二年，定山西官兵經制…設汾州營、潞州營、偏關營、河保營、利民路北樓營、東路營等處叅將…設太原城守營、蒲州營…水泉營等處遊擊…設老營叅將」，《山西通志》，卷 80：「水泉營…崇禎八年設叅將。」

32 《山西通志》，卷 80 載，順治元年已改水泉營叅將為遊擊，故或可將繪圖下限往前推至順治元年。

1 圖說的「水泉營遊擊」。水泉營堡，³³明宣德九年（1434）建，原設防守，隆慶二年（1568）改設守備，萬曆三年（1575）以磚瓦包牆，翌年添防守官一員，崇禎八年（1635）設叅將，順治元年（1644）改設遊擊，依此，267 號圖應繪於順治元年以後，而除了水泉營遊擊以外，267 號西 1 高山墩左，亦繪出兩座界碑形圖案，註「青石板塢」，同 268、270、271 號圖所註，（262 號繪出雙「塢」形，但已不註文，288、263、京大圖則已不繪），由此推知其應與 268、270、271 三圖互有傳承關係，但年代稍晚，在順治元年至四年之間。³⁴

編號 270、271 兩圖（兩冊），是為殘存之西路圖二冊，王庸謂其墨書與其餘二十冊金字有異，推其可能是明人所繪，筆者持相同的看法，因為這兩冊文字註記不但兩冊皆同，且與 268、269 兩號之西路圖亦無異，所以時代應相去不遠，不過正如 268、269 兩圖一樣，文字相同，但山巒顏色、形狀、分布，城堡的細部描繪並不一致，例如西 1 圖的好汗山廢堡，270 號無城垛，271 號則有之；老營城北邊牆，271 號圖塗成藍色（表示磚包），270 號塗成黃色（表示土牆）等諸如此類，再加上西 4 圖圖說之「偏關防守」（非「偏關叅將」）、西 6 圖說之「樓子營防守」（非河曲營叅將）等因，270、271 之佚名繪呈西路圖繪製年代應同黃徽胤進呈圖，甚至可能是黃圖的底本。

編號 262 圖東、中、西路三冊題簽記為劉漪所進。劉漪，山東濟源人，順治五年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故倘若此圖確為劉漪繪進，那麼時限至少順治五年以前，至於上限，筆者以為此圖之「老牛灣堡」出現在西 5（268、269、270、271、267 繪於西 3），以及西 4 圖不繪馬站城、永興堡，故認為應不在明代以前，其上限關鍵應是西 2 圖說所註之「水泉營遊擊」及東 1 圖的「廣昌州」，水泉營遊擊設於順治元年以後，廣昌州改置在崇禎末年，³⁵ 因此推考此圖繪於順治元年至四年之間。³⁶

編號 263 圖簽題為白尚登繪呈，白尚登，遼東人，順治十五年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筆者認為西路圖之中，因「保德州」未與保德所同城、「岢嵐州」未與鎮西

33 故宮收藏的八種西路圖皆註「水泉營城」，京都大學藏亦如是。

34 不過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西 1 圖的好汗山市口堡圍並未如 268、269、270、271 四圖一樣塗上藍色，更奇怪的是九種西 1 圖，竟只有呂圖從定安墩至丫角臺段長城塗成黃色，有別於其他圖的藍色，中 4（「神池」堡圖）用色明顯與他圖不同，凡此種種則有待進一步查考。

35 《山西通志》，卷 4：「廣昌縣……明隸大同府。《蔚州縣志》：『崇禎末年改為廣昌州，併治靈邱廣昌二縣，尋復為廣昌縣，國朝因之，雍正六年直隸大同府。』」

36 本圖尚有一極獨特之處，即西 4 圖圖說的「偏關掌印千總」，故本圖非 A 圖類，也非順治晚期的 263、288 及京大藏圖類。

衛同城可證，其繪製確應在順治十六年，（因順治十五年裁鎮西衛，十六年裁保德所，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十六年以後亦裁。）至於東、中二路圖，基本上因繪法與西路較近，精細度也優於其他圖組，故雖然與西路墩臺數有「繁」、「簡」字之別，但筆者以繪圖年代仍在順治十六年，較合理的解釋是分屬白尚登繪進的兩套圖組。

京大及 288 號藏圖與 263 號白尚登進呈圖一樣，未註保德所與鎮西衛，故其圖繪年代也應落在順治十六年，而 288 號圖原先配置的劉漪進呈函套明顯有誤。

最後是編號 261，題註為蔡應桂繪呈圖僅存東路、中路二冊，僅中路有簽題，東路無簽題，但留有簽題痕跡，無法確定是否是為蔡氏繪呈，從內容註記來看，東 1 圖註「廣昌州」，同 262 圖，可知至少不早於崇禎末年，而從靈丘註為「縣」，非「州」的情況推測，267、268、269 等圖並非其摹繪底本，³⁷ 此外，本圖尚有一獨特之處，即五臺山與五臺縣同繪在東 4，亦見其與繪圖年代稍晚的京大藏圖、288 及白尚登圖未必有關，其年代待考。此外中路圖多數墩臺敘述同 288、京大及 263 號，故可推其繪製時限不應早於 267 號的順治四年以前。綜上述各圖年代如下表：

年代 會B	崇禎十年(1637)	崇禎十一年(1638)	崇禎十二年(1639)	崇禎十三年(1640)	崇禎十四年(1641)	崇禎十五年(1642)	崇禎十六年(1643)	順治元年(1644)	順治二年(1645)	順治三年(1646)	順治四年(1647)	順治五年(1648)	順治六年(1649)	順治七年(1650)	順治八年(1651)	順治九年(1652)	順治十年(1653)	順治十一年(1654)	順治十二年(1655)	順治十三年(1656)	順治十四年(1657)	順治十五年(1658)	順治十六年(1659)	
	268	→	→							←	←													
269	→	→							←	←														
267								←	←		←	←												
270	→	→							←	←														
271	→	→							←	←														
261(東路)								←	←															
261(中路)											←	←												
262								←	←		←	←												
263																								←
288																								←
京大																								←

37 本圖東 1 之圍城口北至秦王臺墩段邊牆塗黃色，268、269 兩圖塗藍色，其餘皆塗黃色。

結 語

山西鎮戍守範圍，是為一般稱為「次邊」（或稱內邊）的長城段，雖然北邊尚有「極邊」（或稱外邊）屏障，但地位同等重要，明世宗嘉靖年間，任職兵部職方司的許論（1487-1559）便說：「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³⁸清代著名地理歷史學家顧祖禹（1631-1692）也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京師之安危，繫於山西也。」³⁹其非但地處要塞，且屏障京師角色，無可取代，倘若蒙古軍攻破北邊的大同鎮，其二道防線的功能便立即彰顯出來，對於扼止蒙古軍隊直搗京師，有一定的作用，置鎮防守，誠屬必然，而繪製地圖以為佈防作戰之用，便是鎮守官員的要務之一，清室鼎革後承襲此例，這也是今天我們能見到包括《山西邊垣圖》在內的，諸多帶有明繪風格的清代邊防圖的原因之一。⁴⁰

故宮收藏的二十二冊《山西邊垣圖》之中，諸圖描繪技法、用色、構圖，乃至描述地域、範圍，以及最重要的圖說、地理要素、說明文字等，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墩臺數」，相較於堡城建置，落差最大，反映當代建置特性不言而喻，然而，就如同面所說的，就算是同一人，所進呈的同一區域圖（如黃徽胤），也未必完全相同，148幅彩圖之中，不管是七冊不同的東路圖、七冊不同的中路圖，或是八冊不同的西路圖，其相對應之區域，絕無二圖完全相同，恰印證出二十二冊出自不同人之手，以及繪自不同年代的事實，可惜的是，由於圖與圖之間普遍存在的異同不一而足，因此在考訂年代的同時，實在不容易從中歸納圖與圖之間的從屬，或是較確切的描摹關係，初步只能大略知道每種圖冊的時代上限及下限，那些圖組的年代較接近，那些圖的年代較早或較晚。而在考出某圖繪製年限的時候，又不免出現圖面上的某些建置、說明似乎也不盡然符合史書記載，例如，白尚登進呈的263號西3圖，圖說將「草垛山堡」的守將級別記為「防守」，根據《山西通志》等，「草垛山堡」自弘治十五年（1502）興築以來，堡中守將一直都是「守備」，就算是到了順治時也未改設，「防守」之說不知從何而來，顯然與史載

38（明）許論，《九邊圖論》之〈大同論·三關附〉頁13下半頁。收入（明）閔聲編，《兵垣四編》四卷附錄二卷，明天啟元年吳興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天頭眉批：「三關乃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定相為唇齒，畿輔之安危系焉，故與宣大並稱為重鎮。」

39（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39，〈山西方輿紀要序〉，頁1、5。

40 同樣是故宮收藏的《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亦是一例。參見盧雪燕，〈彩繪本《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成圖年代及價值考述〉，文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3期，頁83-103。

不符。⁴¹或許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繪圖人一方面據實反映當代，另一方面也因襲前人作品，於是不同時代，相同地區，說明文字自然有所區別，不過繪圖人在參酌前人作品的同時，有些不免因不夠理解，或為省便而因循前人註記，以致於造某些地方與實際情況（即史書記錄）並不符合的矛盾現象，再加上清代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更動頻頻，⁴²從順治元年到十六年，短短十六年間，竟出現十二位監察御史，⁴³任期最長者三年，最短的，像是劉漪、蔡應桂等甚至不足一年，然而從現存的多套《山西邊垣圖》看來，清初似乎將明代繪製邊圖呈送朝廷的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劉漪任期雖短，卻也進呈了兩套圖冊，雖說 288 號圖未必是劉漪繪進，但總函套的存在證明確有其圖，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多次繪圖、摹圖之後所出現的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

《山西邊垣圖》基本上涵蓋「次邊」沿線的衛所、堡寨、邊牆、關隘、墩臺，由於採分路、分區的繪製模式，因此，相較於《九邊圖》，其精細程度自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彩筆及寫實性繪法，更能從中得知如城牆材質（如土城、石城、磚包）、邊牆建置，甚至是河、湖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例如，中 5 圖的利民城（圖 8），該城繪色、城圍形狀，以及石砌的表示方式，七張圖的表現方式並不一致，繪圖年代較早的 268、269、267 號三幅圖，利民城之北、東、西三面圍成口字，東西兩面牆南端則成斜面內縮，而與南面牆相接成上闊下窄的六面牆的城垣形狀，261、262 號兩圖也繪六面牆，但南面內縮角度較小，石牆以白色間雜黑色小點表示，城垛下沒有 268、269、267 三圖的藍色邊圍；至於繪圖年代較晚的 263、288 號圖，所繪利民城南面牆形狀更複雜（七面牆），基本上是往外擴，而非往內縮，石牆則同樣塗上白色，並綴以黑點。

此外，又如中 2 圖左半頁下的「公海」、「母海」，七圖皆繪，但繪法、顏色、註記並不相同。268、269、267 三圖湖面填上淡綠色，表示湖水，波紋則以魚鱗紋表示，兩海之間夾繪紅色廟宇一座，268、269 號兩圖未註名，267 號圖加註海神廟。同樣位置，同樣的公海、母海，262、288 兩圖湖水以淡藍色表示，不繪波紋，

41 除該圖「防守」，其餘皆記「守備」，筆者並未找到「草垛山防守」的記錄，假若曾設有防守，或許也是考出該圖年代的關鍵性因素。

42 巡按監察御史制度係沿自明代，清順治朝施行。

43 按《山西通志》，卷 80，頁 3-4（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除本文提到的黃徽胤、呂維標、劉漪、蔡應桂、白尚登外，尚有王昌印（順治三年任）、趙班璽（順治六年任）、劉達（順治八年任）、劉嗣美（順治九年任）、高爾位（順治十一年任）、尹關（順治十四年任）、白尚登（順治十五年任）、李之芳（順治十六年）。

兩海間繪註紅色海神廟。另 261 圖湖水則塗上淡藍色，亦繪註紅海神廟。較特別的是 263 號圖，此圖繪製最精，兩海塗上淡綠色，但公海波紋以魚鱗紋表示，母海卻畫上「S」形紋，而兩海間的廟宇竟註成「天池海」，有別於其他圖的海神廟（京大藏圖則同 263 號）。

從另一層面來說，如上述之同樣的地理要素，各圖所繪皆有差異的情形來看，除卻個人繪畫風格之外，其代表的意義不就是「變化」，更明白的說，因時間所產生的變化，比如說利民城，從明末到清順治末年，何以原先北寬南窄的城圍，到了年順治末卻成了北窄南寬，其中的因由為何？誠如前述，假如能進一步釐清各圖確切的時間點，那麼，整個山西鎮地區，不論是堡寨、墩臺、邊牆等人文景觀更迭情形，甚至河流、山景遞變皆可一目了然。

木津祐子、田中和子教授等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山西邊垣圖」及「山西三關邊垣圖」和京都大學藏「山西邊垣布陣圖」的研究比較》一文最末結語中說：「這些『山西邊垣圖群』的繪製推論可能是大規模事業中的其中一環。『山西邊垣圖』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裡，是以怎樣的區域、政治、軍事情勢當作背景，是以怎樣的目的、並以多久頻率、時間來持續繪成的，而又是以怎樣的機制繪成後並進獻朝廷的呢？總合以上幾點、我們重新認識到『山西邊垣圖群』的研究多麼大的一門課題。」⁴⁴ 筆者因地利之便，基本上已利用函套及圖內註文，初步解決了二十二冊圖的繪圖時限與基本分類的問題，與木津教授等利用相同堡寨，各分圖的相對位置之差異性，來探討的結果— 268、269、267、270、271 屬於同一類型（即 B 類型），261、262、263、288、京大（即 A 類型）屬於同一類型的看法大致相同，此外，筆者對京大藏圖與 A 圖組中的《山西三關邊垣圖》（即 288 號）關係最為密切的說法亦持相同的看法。因為從東路、中路、西路各圖組的比較表中可知，東路圖之中，京大與 288 號有七處相同，與 263 有四處相同；中路圖兩者一致；西路圖京大與 288 號有十四處相同，與 263 號則有十六處相同，綜合起來，京大與 288 相同的註記還是多於與 263 號的相同之處。不過從繪圖年代來說，筆者認為不應是木津教授等先前所認定的崇禎十年到清室鼎革之時，而應落在順治末年才對。還有，由於

44 日文原文：こうした「山西辺垣図群」は、大きな規模の事業の一環として体系的に作成されていたと推測される。「山西辺垣図群」は、明末清初という時代に、どのような地域的・政治的・軍事情勢を背景に、どのような目的で、どれくらいの頻度で、どれくらいの期間継続して作成されていたのか、どのような仕組みで作成され進呈されていたのだろうか。「山西辺垣図群」について究明すべき課題が極めて大きい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改めて認識させられる。

《故宮善本古籍資料庫》誤將「會 B262 號」（內三二，劉漪進呈）的東路圖六葉，摻入「會 B261 號」（內三三）東路圖之中，致木津祐子等的研究認為「會 B261 號」有兩冊東路圖，其一是將五臺山繪在「茹越·廣武」圖右下方（即茹越磚堡正下方）的 A-3 型，其二是繪在「北樓城」右下的 A-2 型，實際上 A-2 型指的是「會 B262 號」，在此一併說明。

從分路分區的冊頁形式可推定，《山西邊垣圖》的底本應該與康丕揚（萬曆二十年進士）《三關圖說》有所關連，其關聯性如何，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就「地圖」本身來說，《山西邊垣圖》依舊存在諸多的疑點與待解決事項，比如說 261 號蔡應桂進呈的中路 2 圖，何以用色與繪圖風格明顯不同於其他五幅（中 1、3、4、5、6），這是否說明單幅區域圖有錯置到他圖圖組的問題呢？又其他像是清初各地巡按監察御史進呈邊圖的規定，多久進圖，在沒有可靠的資料出現之前，恐怕無法妄下定論。現存九邊邊鎮地圖，如故宮《山西邊垣圖》如此大量的圖組事實上並不多見，在研究其繪製背後所隱藏的意義之前，⁴⁵ 筆者以為，以圖中所揭示的內容為出發點，從邊牆、堡寨、繪圖風格著手，從而探究明代以來，邊防地圖的演進，山西「內邊」邊地軍事聚落的空間分布與變遷等，應是今後可優先進行的諸多課題之一。

本文之完成實得力於故宮博物院照相室林宏熒先生協助拍攝，並感謝「故宮明清輿圖類文獻數位計畫」之三位助理—劉欣欣女士、許智瑋先生、黃景彤先生協助製表，在此一併致謝。

45 例如，同樣是山西地區，何以戍守「外邊」的大同鎮軍事堡寨，在順治以後進行大規模的整頓，而屬於「內邊」範圍的山西鎮堡卻變化不大，且出現如此多的邊垣圖冊。

引用書目

一、古籍文獻

- (明)張萱撰,《內閣藏書目錄》,清虞山錢遵王述古堂抄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許論撰,《九邊圖論》,收入(明)閔聲編《兵垣四編》,(明)天啟元年吳興閔氏刊朱墨套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不著撰人,《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不著撰人,《天下輿圖總摺》,舊抄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不著撰人,《蘿圖薈萃》,乾隆二十六年敕編,舊抄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不著撰人,《內閣大庫檔冊舊抄本一卷》,收入羅振玉,《玉簡齋叢書(續)》,再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十九)。
- (清)不著撰人,《輿地圖一百三十二卷目錄清單》,光緒二十五年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不著撰人,《清內閣舊藏書目》,民國七年京師圖書館抄本,收入北京圖書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慶桂等奉敕撰,《國朝宮史續編》,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朱絲欄寫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戴衢亨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清乾隆間抄寫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覺羅石麟等纂修,《山西通志》,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顧祖禹輯,《讀史方輿紀要》,清光緒二十六年廣雅書局刊本。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內閣大庫書檔舊目·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1933年,收入北京圖書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二、近代論著

- 不著撰人,〈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8卷1號,1934年1、2月,頁89。收入《重印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一號至第六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頁5909-591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內務府輿圖目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60年。
- 王庸,〈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收入《中國地理圖籍叢考(甲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24-91。
- 王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4號,1932年7、8月,頁45-72,收入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第3冊,頁1013-1037。

- 北京大學明清史料整理會，《書籍簿冊》，收入《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之補目二。續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影印室輯，《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 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山西鎮邊垣布陣図」（仮称）に関する地理学、文献学、絵画論の調査—予備的考察〉，《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49号，2010年3月，頁1-53。
- 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国立故宮博物院藏「山西辺垣図」および「山西三関辺垣図」と京都大学藏「山西辺垣布陣図」との比較〉，《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0号，2011年3月，頁1-29。
- 田中和子、木津祐子、宇佐美文理，〈国立故宮博物院ならびに京都大学所藏の「山西辺垣図群」の描図パターンの比較と分類〉，《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51号，2012年3月，頁1-32。
- 李孝聰，《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故宮學術季刊》，25卷1期，2007年，頁151-178。
- 李超，《明代甘肅鎮防務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年。
- 杜祐寧，《從屯堡到邊牆——明代北邊防務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汪前進編選，《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民國時期）》，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年。
- 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收入《明清史料》甲編第1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正文前頁1-14。
- 袁長江，〈山西古地圖敘錄〉，《晉圖學刊》，2002年第4期，2002年12月，頁74-78。
- 馬建華、張力華，《長城》，敦煌：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年。
- 張升，《明清宮廷藏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張松梅，〈明初軍額考〉，《齊魯學刊》，2006年第2期，總191期，頁47-52。
- 曹婉如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 梁淼泰，〈明代“九邊”的軍數〉，《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頁147-157。
- 陳宗仁，〈1665年臺灣圖與「內閣大庫輿圖」的形成與流傳〉，「海洋、空間意識與文化交會——第二屆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2012年11月27-29日。
- 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

社，2009年。

- 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馮明珠，〈「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建置經緯〉，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6-7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黃景彤，〈玄覽坤輿彈指間——院藏明清輿圖類文獻資料庫〉，《故宮文物月刊》，322期，2010年1月，頁118-125。
-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 劉景純，〈明代陝西四鎮分路防守體制的形成和演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卷2期，2010年3月，頁125-132。
- 盧雪燕，〈一帶山河萬里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彩繪本《甘肅鎮戍守圖略》〉，《故宮學術季刊》，26卷3期，2009年3月，頁71-104。
- 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中華民國地圖學會會刊》，17期，2007年9月，頁109-124。
- 盧雪燕，〈彩繪本《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成圖年代及價值考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5期，總145期，2009年10月，頁83-103。
- 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Study on Map Series Depicted along the Great Wall in Shanxi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Lu Sheue-yann

Associate Curator,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wns various series of maps depicted along the Great Wall in Shanxi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are 22 volumes grouped as the *Map of the region depicted along the Great Wall in Shanxi* and the *Map of the Shanxi Sanguan region depicted along the Great Wall*, drawn in colour on yarn and mounted as album leaf format. The size of each leaf is 45 cm height and 73 cm width. Because of the long transfer history and the Migration of Museum during the wartime, many leaves were in wrong order, and the inventory was occurred few errors. After comparing the contents of these maps, it seems that these series of maps could be identified as two groups: one is drawn during 1637-1647; the other is drawn before 1659 and inherited many features from the late-Ming dynasty maps. Since there are few reli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available,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tent, walls, fortifications, style of painting, finally conclud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border defence maps follow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and changes in Shanxi region is one of many issues for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Shanxi Military Region, antique maps, border defense ma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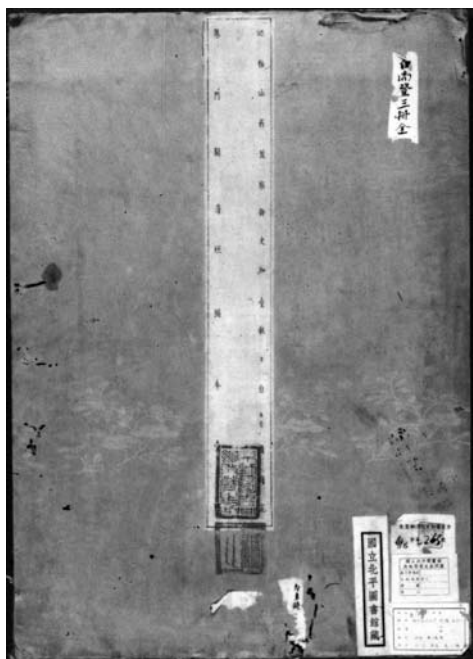


圖1a 白尚登東路封皮印記、貼簽



圖1b 大同鎮圖封皮印記、貼簽
(含京師圖書館貼簽)



圖2 白尚登圖三路字體不同 (東路、中路、西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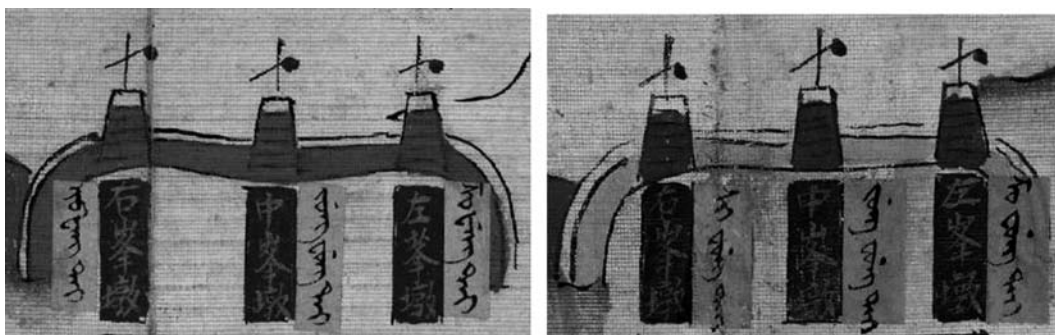


圖3 左峯墩、中峯墩、右峯墩北的邊牆顏色不同（左268、右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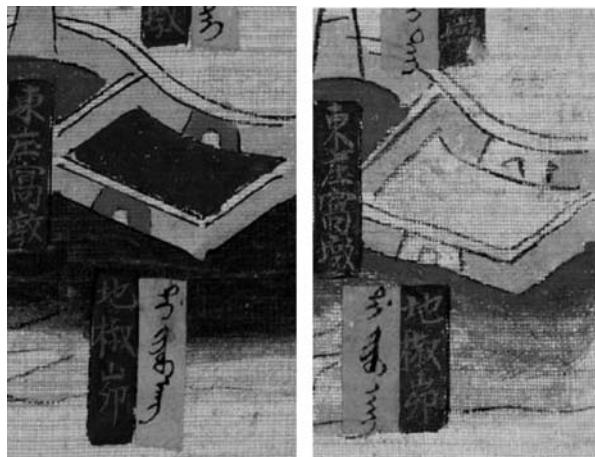


圖4 地椒峒城圍中心及城門顏色不同（左268、右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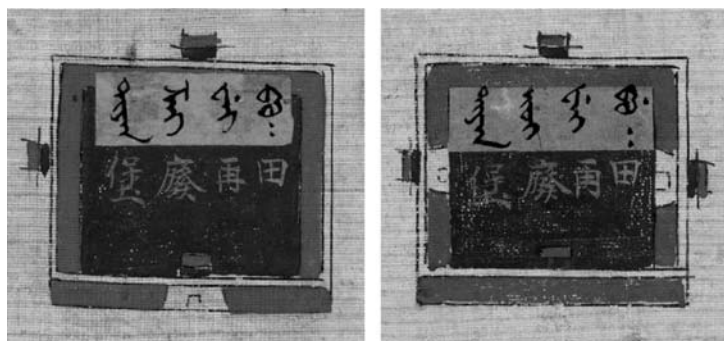


圖5 田冉廢堡城門數目不同（左268、右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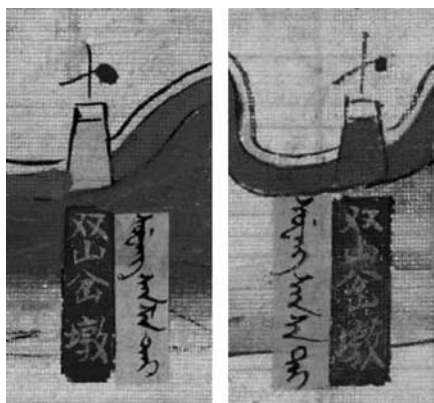


圖6 部分墩臺顏色不同 (左268、右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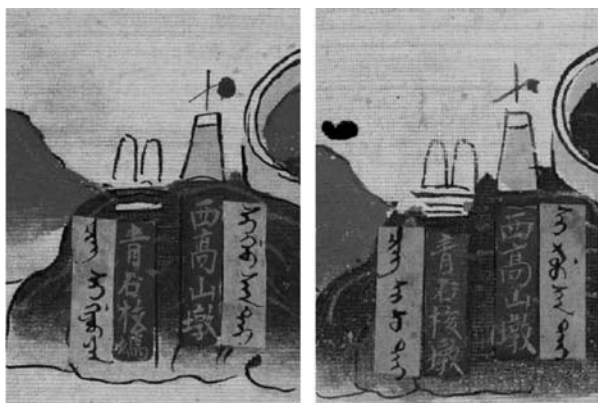


圖7 界碑形墩臺名稱滿漢文皆不同 (左268、右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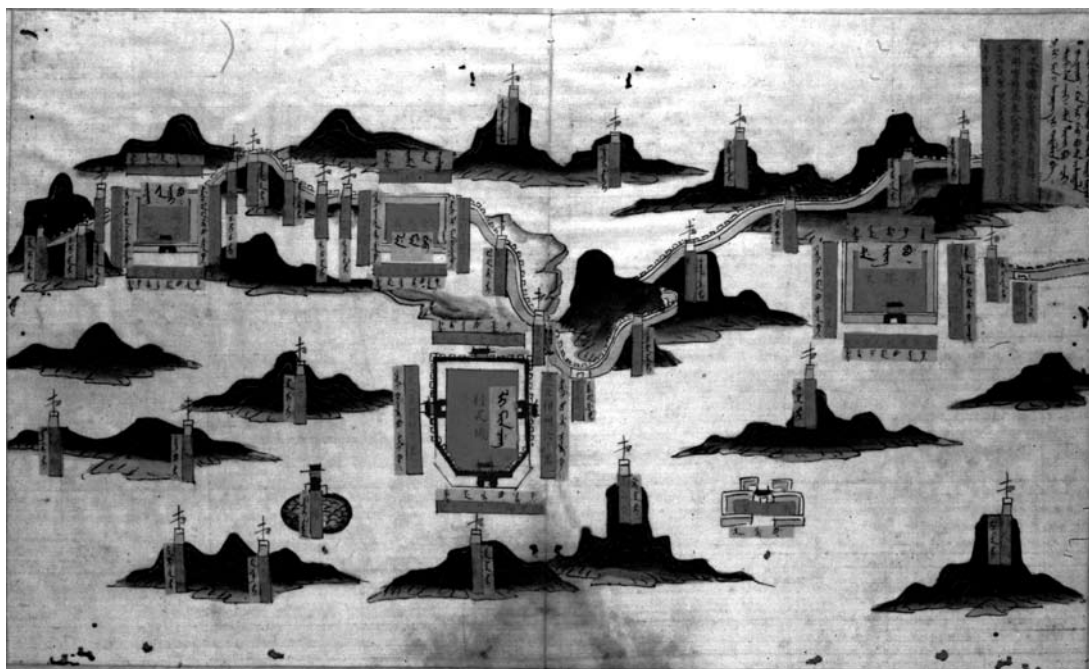


圖8a 利民城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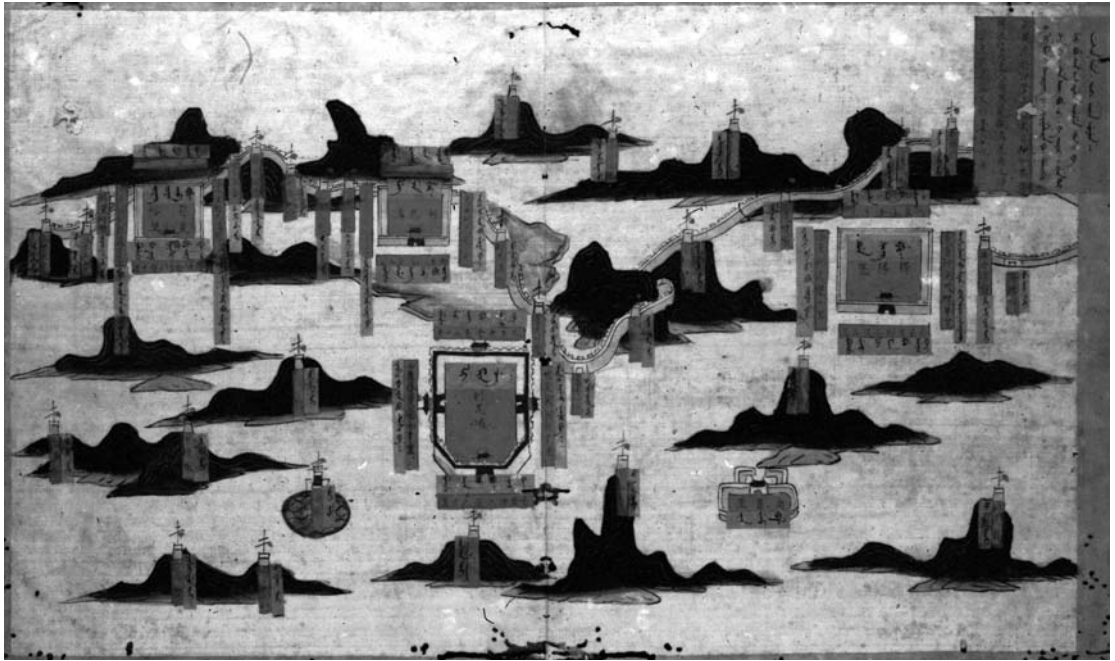


圖8b 利民城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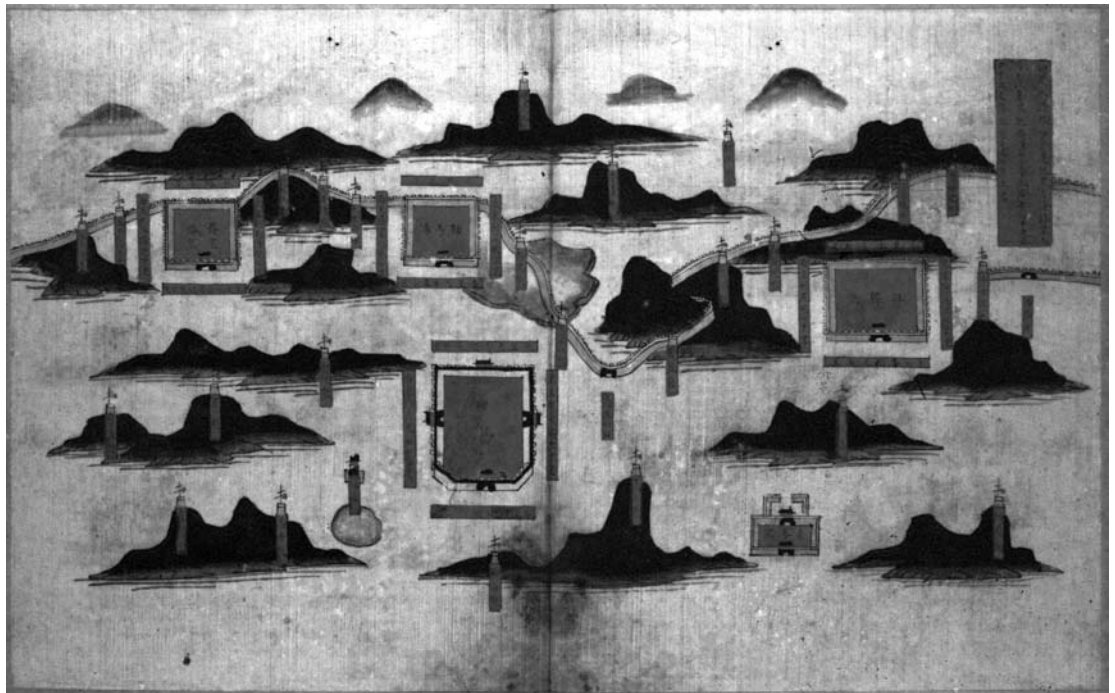


圖8c 利民城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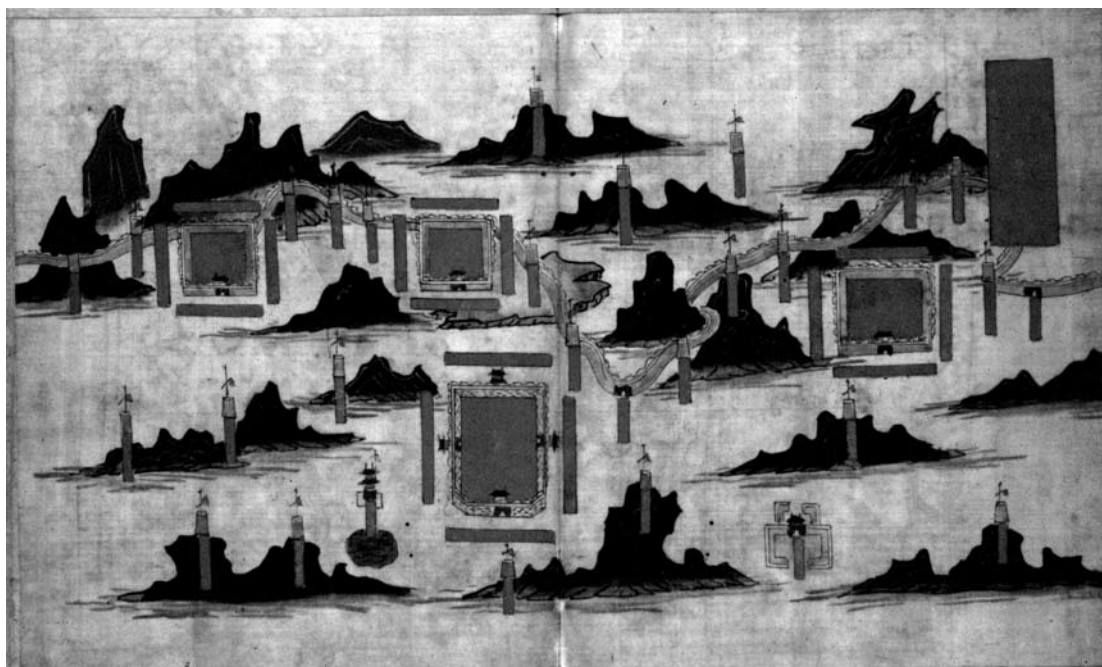


圖8d 利民城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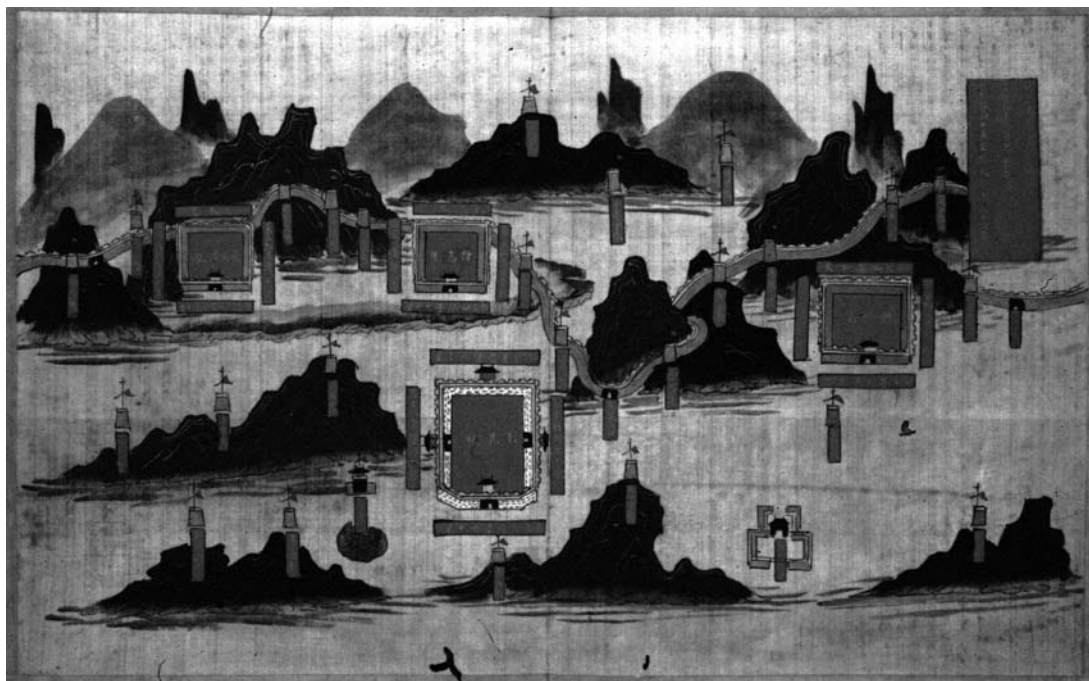


圖8e 利民城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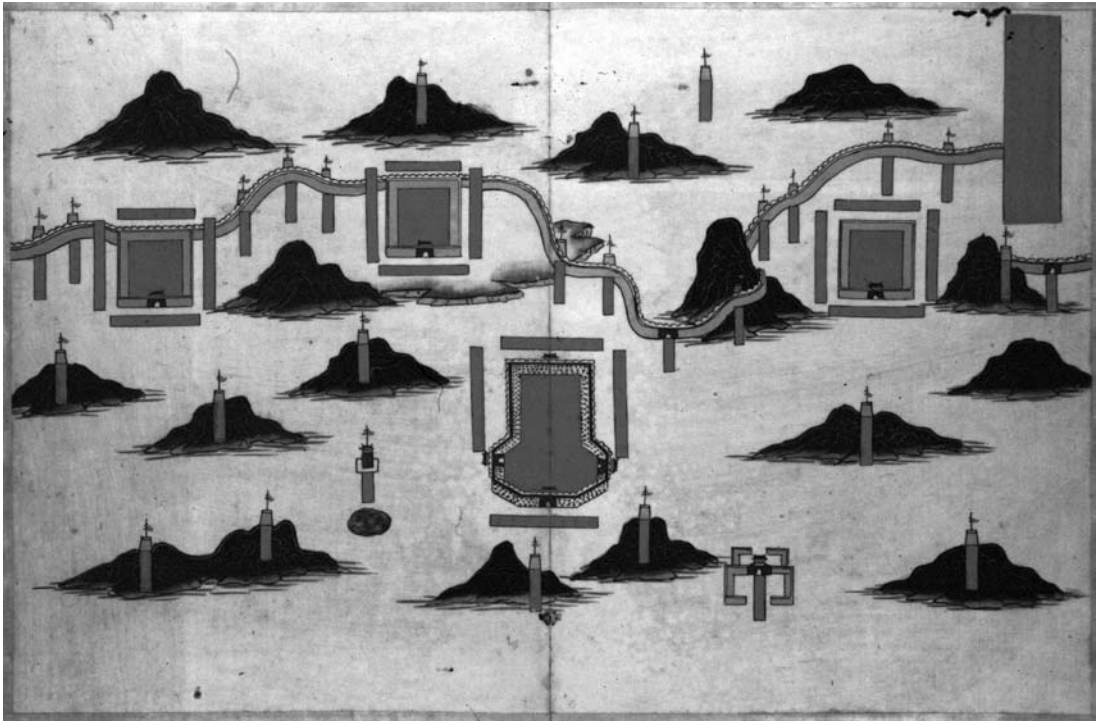


圖8f 利民城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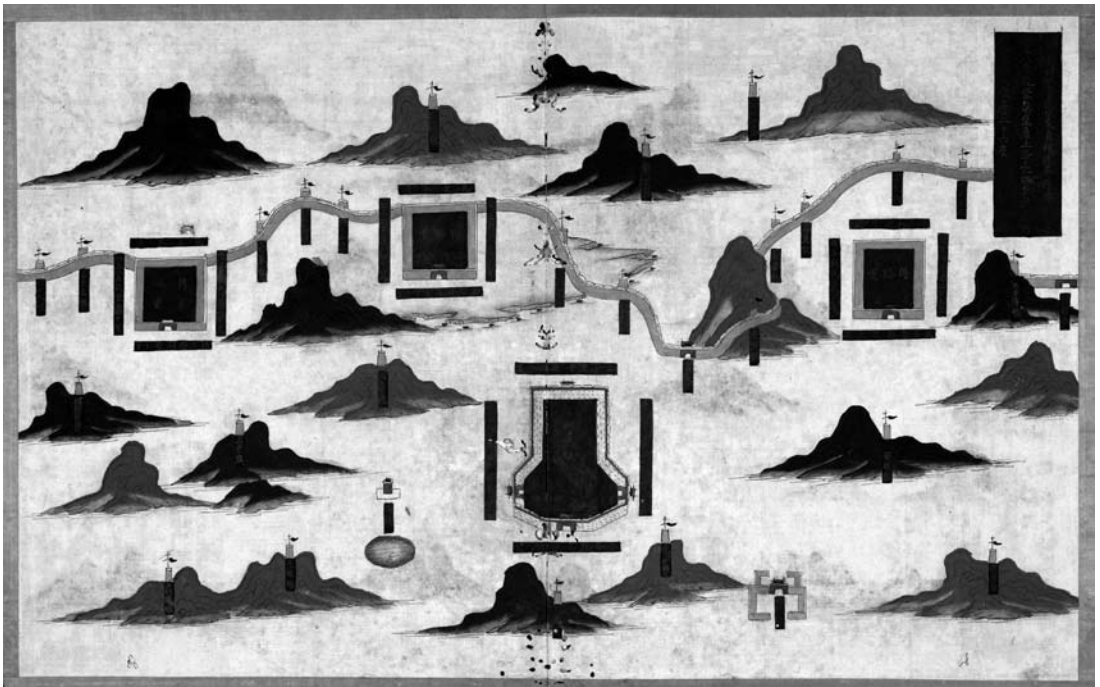


圖8g 利民城 (288)

